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戴溪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墨海金壺及經苑皆收有此書墨海經苑覆自聚珍故據聚珍本排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周南　召南
鄘　衛　王　邶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周頌
商頌　魯頌

臣等謹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以祖謙取毛鄭爲宗。折衷衆說。

于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之微旨。詞外之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其中如謂摽梅爲父母之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謂侵陵。皆平正通達。卓然有見。其他得風人之旨者亦多。實說詩家之善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竝云三卷。朱彝尊經義攷、則云未見。今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輯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矣。溪字肖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事詳宋史儒林傳。黃震日抄所稱岷隱。其號也。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光因溪子楠刋父書而作序。不應誤稱其父字。或溪有二字也。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于此書亦見一斑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編修臣余　集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戴溪 撰

讀周南

關雎、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后妃有感于關雎。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方求之未得。寤寐不安。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雎鳩和而有別。恭而不淫。故因興以爲比。

葛覃與關雎同。首章言時序之變。葛生于谷。鳥鳴于木。覩物而有感焉。次章言葛覃。重女功之本也。是葛也、其葉莫莫然蔽翳。可以刈濩爲絺綌。儻得而服之。雖終身不厭棄也。末章動歸寧之心。告師氏而言歸。有當澣之衣。有不當澣之衣。其齋裝簡儉。不以富貴入父母之家。可知也。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刈濩爲絺綌。見其勤勞。服之無斁。見其長久。言告師氏。見其守禮。害澣害否。見其簡易。歸寧父母。又見其念親之孝也。

卷耳、同前。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夫與聞外事。不可也。知臣下之勤勞。默形諷詠。以相其君之不及。是亦內助之意也。當文王之時。王室如燬。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采卷耳而不盈者。有所懷也。其

所懷何也。懷賢人與吾君共治國事者也。始也置之周行。今焉使之行役。登陟之勞。僕馬之倦。可念也。姑酌酒以安慰之乎。庶其不永懷。不永傷。知其勞有時而息也。雖然。行役之勞。切于其身。欲以空言勞苦之。難矣。故曰。我姑酌彼姑。且如是云爾。末章言僕痡馬瘏。其病已甚。不復云云。爲之嗟歎而已矣。婦人宴安于內。不知勞苦。謂其非所經歷也。今后妃知臣下行役之勞。如身親之。可不謂賢乎。此詩多言彼我。曰我懷人。曰我僕我馬。用見國家休戚。內外同之。君、父也。后妃、母也。其臣子則一而已矣。

樛木、媵妾作也。地中生木。其卦曰升。樛曲下逮。木罕有也。妻子好合。則父母樂。媵妾不爭。則室家樂。后妃有逮下之德。而君子享福履之樂。蓋安則樂。樂則福。自然之理也。

螽斯亦媵妾作也。觀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宜爾子孫。猶今人言宜子之宜。雖有庶子庶孫。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案）黃震謂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節取戴溪說。見黃氏日抄。

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家室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

兔罝、國人作也。赳赳武夫。無與于后妃之化。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賢人衆多若此也。獵夫、賤役也。暴悍志得而已。今兔罝肅然嚴整無譁。中逵、猶有人也。中林、無人之地。肅然如一。其敬可知也。詩曰。肅肅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肅肅兔罝。實似之。以武夫而爲干城。固常理

也。以武夫而見親厚于其君。倚之爲腹心。非精誠者亦不能也。曰季識冀缺。郭林宗識茅容。詩人識兎罝之夫。皆賢人也。

芣苢、國之婦人作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和平。婦人皆樂于有子。采采芣苢。凡六言之。采取收拾。執袵襋裾。其同輩相樂。一時嬉戲。尙可想也。〔案〕毛傳以求言宜懷姙。王質辨其非可治姙。蓋取以療疾。黃震日抄謂不必論采之何用。惟臧氏所云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得其氣象。

漢廣、採于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于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畏之。男子能自克于禮。亦賢矣。

汝墳、採于汝墳之國而得之也。遵汝墳而取薪。意不在薪。望君子而不得見也。其未得見也。惄然如朝飢。憤憤然也。想其既得見也。必不我棄矣。已而又歎曰。王室如燬。期會迫促。道途之勞。可想也。雖曰勞苦。然父母之國甚邇。必將有以慰安之矣。周南之詩。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如是。不足以見文王之化。此三分天下所以有其二也。〔案〕汝墳後當次麟趾。今缺。

讀召南

鵲巢、爲諸侯夫人作也。不必有主名。當時諸侯。昏姻以禮。被文王之化者多矣。鵲營巢而鳩居之。取其享已成之業。非謂其德如鳩也。備禮以送迎之。成之爲夫人也。

采蘩、爲夫人作也。天地之物。苟可薦者。莫不以祭。獨蘋蘩蘊藻之菜。生于沼沚澗谷之間。采取以薦。婦人事也。其未祭也。采取以備。其將祭也。敬飾以待。其既祭也。慕戀以思。國家之事。無大于此。夫人之職。無過于此矣。

草蟲、爲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君子行役。婦人獨居。覩物思懼。始也、其心忡忡然。終也、至于悲傷。已而自解曰。未見之初。惟懼一毫有失。不當其夫之意。或得見而遇焉。則吾心釋然且喜且平矣。采蕨采薇。簡儉之意可知也。〔案〕草蟲後當次采蘋。今缺。

甘棠、召南國人作也。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陰之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于不擾也。然簡儉平易之意猶可想見。所謂淡而不厭也。〔案〕黃震日抄節引召伯行畜四語。謂較鄭箋爲勝。且與晦菴朱子。雪山王質。華谷嚴粲俱合。

行露之聽訟。不若漢廣之無訟也。此詩貞女作也。強暴之男。有強委禽者。女家不從。故誣而訟之。其意曰。厭浥行露。沾濡不覺。久而後濕。今也。思患豫防。不敢早夜以行。其自防若此。強暴之男。乃爾興獄何耶。汝、謂男子。我、自謂也。聽訟之道。以證驗爲是。非雀能穿屋。誰謂其無角。鼠能穿墉。誰謂其無牙。信而有徵也。女子以柔弱之資。辨有徵之獄。非有司聽訟之明。誣枉者可勝數哉。列女傳載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酆。

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不往。故作行露之詩。〔案〕王質云。暴男侵貞女。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黃震日抄謂以戴氏听記合之。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

羔羊、國人美其大夫而作也。以羔羊爲裘。以素絲爲縫。其簡儉可知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職事整暇。心志寧謐。門無私謁。出無躁競。此之謂正直矣。退食者委蛇。行役者不遑。各守其職也。

殷其靁、大夫之妻作也。聞殷靁而念君子。鶴鳴于垤之意也。何斯違斯。言何事而違去此也。閨闥之中。不知行役之由。惟見其奔走不敢遑息。無丁寧顧戀之意。賢矣。然信厚君子。奔走上命。盡瘁畢事。必能念其室家而亟歸。蓋君臣夫婦。人倫一也。信厚之人。可恃以無怨也。不然、蕩而不亟返者多矣。

摽有梅。求我庶士。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震日抄所引補入。震云。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不如岷隱說爲善。

小星、庶妾作也。肅肅非疾貌。恭謹不懈之意也。抱衾與裯。早夜在公。蓋持被入直。非進御于君也。庶妾入直。視命秩者貴賤不同。不敢怨嗟。實知其命有不同故也。夫妃嬪以降。皆有等差。庶妾賤矣。不安命秩。至于上僭。則夫人失位。今貴賤既明。內治不失職。夫人之化也。

江有汜、媵作也。夫水有大必有細。同一源也。寧有嫡而無媵乎。不我以。不我與。非有勤勞之事。正謂置之于無所與事之地。藐然而不顧之也。已而自寬釋曰。今雖若是。然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善自寬釋。無所怨尤。〔案〕黃震日抄云。諸家皆泥序文。此說得之。爲媵若此。可以爲美矣。〔案〕江有汜後當次野有死麕。今缺。

何彼襛矣、國人作也。二南皆文王詩。獨此詩稱王姬。文王不稱王。知其爲武王女也。謂文王爲平王。稱其德、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然左氏傳云。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伋之子乎。曷不肅雝。言王姬車馬之行。孰不肅然以整。雍然以和。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則王姬之德可知也。以絲緡爲綸而得魚。猶以禮爲媒而得妻也。

騶虞、國人作也。草方萌芽。遂以蒐田。無蹂踐之患。田有五豝。一發遽止。備禮不殺。又何其仁也。仁心感人。見者嘆息曰。吁嗟乎。此騶虞之德也。盛矣哉。

讀邶風

柏舟、仁人與小人同朝。仁人不遇合于君。傷于小人而作也。詩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故詩人多以汎舟爲適意。言彼有汎舟者。我亦汎然于中流。與衆同樂。然中心耿耿。雖欲寐而不能。非我無酒以遂遨遊。蓋此心不樂。意不在遊也。茹之爲言受也。鑒之爲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胸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乃遭其怒。兄弟之不可遽依若此。雖然。此心堅守。不可轉移。威儀有常。不可選擇。雖欲自媚于小人。不可得也。羣小既盛。不免見慍。既遭閔憂。亦肆陵侮。靜而思之。拊心自傷而已。日、陽也。月、陰也。陽當常盛。陰當常微。胡乃迭爲盛衰耶。言小人之多也。終而引咎曰。如匪澣衣。言蒙垢以自

汙也。不能奮飛。言去之不果也。不歸咎于小人而歸咎于己。此其所以爲仁人也。〔案〕柏舟後當次綠衣。今缺。

燕燕、衞莊姜作也。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惟燕爲然。兩燕于飛。羽翼差池。或頡或頏。下上其音。未嘗相離也。今一旦而別。安得不愴然耶。此莊姜喻戴嬀與己也。雖然。覩物興懷。人情然也。相勉以正。非賢者不能也。終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美其德也。終溫且惠。淑愼其身。以塞淵之質。加以溫惠淑謹。其無怨尤可知矣。且不獨勉人。又將勉己。念及先君。施于未亡人。則彼此無過矣。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日月、亦衞莊姜作也。之人、指州吁也。說者以爲莊公審如是。不足以爲莊姜矣。言日月照臨下土。乃如此人者。不以古人之義處我。日月豈不監照乎。何時亂定。定則必能顧我矣。且不惟待我若是。其人無良德音、豈能長有此也。何時亂定。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已而自歎曰。父母畜我不卒。吾何怨焉。辭雖怨而意實婉。憂不在己而在國。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終風、衞莊姜念州吁作也。不肖之子。不常見母。雖間一見。意不款曲。然母之念子。雖不肖。而心猶不忘。終日暴風。爲孝子者。宜有定省之意。乃顧我而笑。兼之以謔浪。蓋癡騃之人。卒遇變異。未必恐懼。反爲戲笑者。多矣。中心痛悼。爲之奈何。已而暴風不已。加以雨土。始雖顧笑。今復肯來。然既去之後。音問不相通。悠悠我思。言念之甚久矣。不惟風霾而已。日無光而陰曀四塞。且隱然其雷。其變異亦可畏。思念不忘。爲之不寐。然母之于子。無怒心也。願言則嚏。心本感通。願言則懷。愛心常存。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擊鼓、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平陳與宋本非急務。何至于踊躍。又使其子弟爲將耶。國有士功。加之以師旅。雖未行而知其必敗矣。于嗟闊兮。不我活兮。自憐其契闊而無理可活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于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案）于嗟洵兮二句。毛以洵訓遠。信訓極。鄭如字。相親信也。蘇轍以爲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呂祖謙嚴槃皆以爲遠去而不得伸其志。黃豐日抄云。諸說多未明。不如岷隱此說爲長。

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噓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懷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聖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獨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冽。能以養人。爲子不能逸其母。黃鳥好音。能以悅人。爲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若。可謂痛自剋責矣。

雄雉、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而作也。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日月之長。道路之遠。未有歸期。于我心眞有不能忘者。雖然。人患不生存爾。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夫人有忮害貪求之心。賈禍實多。在軍旅尤甚。使爲君子者。能自貴重。去忮與求。雖兵間而無害。不但使之強食自愛而已。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國人作也。引禮義而歸于正。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時之意。渡水者宜用匏。匏未成而濟方深。若未可濟也。爲之說曰。深則厲。淺則揭。速于求渡。

固不暇問也。濟盈方深。既不可渡。適有鳴雉。若不相關。乃爲之說曰。濟盈不濡軌。不病涉也。雉鳴求其牡。情有感也。是何其欲速若是也。納采成昏。厥有定時。不待其時。急于求濟。非禮也。招舟而來。人涉我否。庶幾守禮待時焉爾。

谷風。國人棄其舊室大歸而作也。首章述昏姻之好。同心無怒。偕老之情。言猶在耳。其初昏之時如此也。二章述見棄而歸。猶不忽速自悼其苦而怨及新昏也。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其夫莫之能察。既而念及家事。欲留以遺後人。而自知其不能也。四章述昔日之勤勞。汎舟涉河。無不爲者。相其家之有無而勤于求。視其鄰之死喪而亟于救。其勞亦甚矣。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以德爲怨。疑阻既生。如賈弗售。何今昔之不同也。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忘糟糠而棄貧賤。習以強暴加之。恬不爲怪。今誠無可言者。獨不念昔來之時乎。意雖怨而辭猶婉。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當魯宣公之時。晉人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黎之臣子自相與言曰。微弱如此。胡不歸乎。非以吾君之故。胡爲乎辱在泥塗。暴露中野。此臣子戀君之辭。聖人有取焉。泥中、中露、非衞邑也。

旄丘、黎之臣子作也。列女傳以黎侯夫人爲衞君之姊。黎侯所以寓于衞者。親戚故也。旄丘之葛。況其親也。何誕之節。間何闊也。始焉猶望其我察。中焉知其不我與。末焉怨其不我聞。意雖怨而辭不怒。此聖人

所以有取也。（案）旄丘後當次簡兮。今缺。

泉水、衞女作也。言泉水亦流而向衞。我獨不得歸衞乎。試卽諸姬而謀之。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言初去衞時事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言今將歸衞之意也。始也初嫁。遠父母兄弟諸姑伯姊。已適他國。但往問訊而已。今若歸衞。脂轄其車。疾歸于衞。亦甚無瑕疵。其所謀若此也。終之曰有害。則迫于義而不敢歸矣。于是思肥泉之水與須漕之邑。心悠悠而永歎。聊出遊以一望。庶憂心之可寫也。

北門、衞之賢者作也。貧固難忍也。有室家之累者。不堪其迫。尤不易也。室人交徧謫我。幾無所容矣。怡然以天自釋。非賢者不及此。出自北門。謂行役也。王事適我。猶未畢事。政事一埤益我。猶今言就委某事也。事繁而祿薄。外勞而內怨。忘其身之貧。不恤其家之怨。釋憂而委命。非不得志也。

北風、衞人作也。北風雨雪。吾國不可居矣。有惠而好我者。相率同行而歸之。使其事之虛存亡未可知。固不可以徐行。事既急矣。安得而不去乎。事固有見微而知著者。譬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也既風而雪。其暴虐彰彰若此。況治亂之迹。顯然易見。如狐之赤。烏之黑。不可誣也。

靜女一詩。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詩人述之以風也。靜一之女。求而未得。待命于幽閒之地。其君愛之而不得見。及其既見也。貽其君以彤管。以禮法相規。不欲其君之有過也。彤管煒然。使人悅懌其美。非謂良色也。荑之爲物。柔脆可愛。故易以生。荑爲士妻。詩人有手如柔荑之喻。牧地不植。而有人歸荑。信美且

異矣。喻城隅之女乃有靜一之德。以彤管爲貽。豈不美而異乎。又申言之曰。匪以女而愛其物。蓋是物也美人之貽。故愛之云爾。

新臺、國人作也。有泚有洒。言新臺之有愧色也。籧篨之疾不能俯。言宣公作臺以要伋妻。其未至也。仰而望之。不鮮者。言其望之甚多。不殄者。言其望之不絕也。戚施之疾不能仰。言伋妻既得。則俯首下心而不復望矣。

二子乘舟。伋壽既死。國人追傷而作也。壽竊伋旌而先往。則二子未嘗同舟也。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莫知所終。使人思念。養養、猶言怏怏也。思其人而不言其死。隱之至也。責其子而不咎其君。厚之至也。

讀鄘風

柏舟、共姜作也。柏舟在河。汎然無依。猶婦人失夫。無所倚也。其夫雖亡。髧彼兩髦。猶在目也。實維我匹。誓死無二。母也天只。如曰指天爲誓。則怨其母矣。非也。母猶天也。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臣以君爲天。婦以夫爲天。皆此意也。

牆有茨、國人作也。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于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也。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故聖人取焉。

君子偕老、國之賢人作也。如山如河。非謂宣姜舉動之貌也。使宣姜舉動如山河。則不至于亂矣。言容止

若此。則象服是宜。子之不淑。如此盛服何。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有美若此。胡然而然質之于天也。子之不淑。子之淸揚。指其人而言之。莫知其爲誰也。故末章申言之曰。誠如此人者。迺吾邦之媛也。則其人可知矣。

桑中、國人述其事而刺時也、沬土之邑。沈湎惟舊。雖以康叔之化。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淫風盛行。大抵變風之詩。惟鄭與衞多淫風。桑中、溱洧、是也。古人所以惡鄭衞之聲。有以也夫。今之樂府。道閨闈之情。未必有是事也。桑中之詩亦然。沬鄉東北。類多淫風。孟姜庸弋。類有佚行。豈必盡要桑中。盡期上宮。盡送淇之上。詩人傷其衆多云爾。

鶉之奔奔。國人刺宣姜。幷及公子頑也。奔奔、彊彊、皆有介特之意。鶉性至介。鵲性不淫。今有人焉。鶉鵲之不若。乃以爲兄如子頑。乃以爲君如宣姜乎。

定之方中。文公旣致殷富。國人追述建國之初而作是詩也。定之方中。從其時也。揆之以日。視其景也。種之嘉木。其間椅桐。于是可伐爲琴瑟矣。始者未作室之初。固嘗升高以望山。降卑以觀桑。又從而卜之。兆云其吉。今也信善如此。不特此也。其人事固亦修矣。時雨旣降。命駕早出。止于桑田。何其勤也。人之始起家者。必淳實深厚。無他念慮。故能務本節用。以致富盛。文公之德實然。故末章言匪直也人。乘心塞淵。言其淳實深厚。匪直哉斯人乎。其秉心若此。宜乎馬之蕃庶如是也。

蝃蝀、國人作也。或曰。蝃蝀在東。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夫醜惡而人不欲指則有之。非莫敢指也。蓋蝃蝀在東。陰陽未交。猶處女在閨。人莫敢指。及其在西而雨。此陰陽之已交。猶婦人之既嫁也。婦人自笄而嫁。厥有常禮。必待父母之命。與納徵請期之禮。然後有行。乃如之人者。惟以昏姻爲懷。不待昏期。大無信也。不由父母。不知命也。豈不可恥哉。相戒如此。庶其有瘳乎。有宣姜而淫風盛行。有文公而淫風漸息。上之風化可覩矣。

相鼠、羣臣相戒之辭也。當廬于漕之後。庶事草創。朝儀不肅。羣臣無禮儀者多矣。文公中興。故羣臣相戒如此。與夫子責原壤之意同。或云。相鼠、鼠名也。與常鼠異。

干旄、衞人美大夫而作也。衞之大夫載旄旌以禮見賢者。徧于城之內外。子子、取其騎從之簡也。素絲將以帶馬。良馬將以迎賢。猶置驛之意。彼姝者子。國人指賢者言也。曰大夫禮賢如此。不知賢者何以教之。蓋必有樂告者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思歸唁其兄。其國人必以爲不可。謂將遣大夫往問焉。故其詩曰我欲馳驅而歸爾。如使大夫跋涉。則我心憂焉。今也不以我爲善。使我不能旋歸。如視爾所言。我則不善。然我之心思曉然易見。亦何不善之有。心有憂結。將升丘采蝱以療之。彼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懷思之念。誰獨無之。奈何叢然見尤。非穉則狂。穉則未曉。狂則不察。善懷、猶善忘之善。當是之時。衞國已爲丘墟矣。適野而見麥。因

思其故國。猶麥秀黍離之意也。將欲控告于大邦。誰可因乎。誰極力乎。情有迫切。自恕而望人。其意可念也。曰。大夫君子。無爲見尤。雖百計思所以處我者。要不如一歸之愈也。篤于兄弟之恩。自辨說而欲歸。制于國人之義。雖辨說而不往。此戴馳所以有取于聖人也。

讀衞風

淇奧、國人作也。竹以比君子。瞻淇奧之竹。況武公之德也。首章言學問之功。次章言服飾之盛。末章言德性之美。猶重較兮。言不特人君服飾之盛。美哉、卿士之車。君臣之間。相與和柔。戲謔而不爲虐。其相親之意可想矣。

考槃。國人美賢者而作也。說此詩者。以弗諼爲不忘其君。故下文多說不通。既不忘其君矣。又誓不過其君而告之。何其舛也。其怨若此。既非忠臣。亦不可以爲碩人矣。碩大之人。其性寬閒。考槃于山澗之阿。何樂如之。乃至于自誓若此。此褊隘者之爲也。然而隱遁之士。獨處爲樂。不喜與人接。其曰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蕭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案）黃震日抄云。永矢忽諼。程子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不如戴氏之說爲長。

碩人、國人閔莊姜而作也。首章言家世之貴。次章言容色之美。三章言初嫁之時。末章言不見答之意。施罛于河流。將以求鱣鮪也。今鱣鮪發發然在外。葭菼揭揭然在中。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之意也。備禮以

娶于齊。其姪娣從之。是爲庶姜。今皆孽孽然。孽、猶罪也。彼庶士者。孽人之徒。揭揭然而得意。豈不猶舍鱣鮪而得葭菼。

氓。婦人見棄于夫。國人述其始末而爲之辭也。始也。夫相聞名。有人焉。抱布貿絲。卽我而謀爲婚。我送子于道。意已相許矣。但未嘗有媒妁相期之言。難以卽往。少須秋至可也。既約之後。我常乘垣以望復關。復關、夫所居也。未見則涕泣。既見則言笑。爾亦卜筮而來。云兆體無有責言。故以爾之車遷我之賄。與子同往。嗟乎。孰知女子之情不當有所耽者乎。桑葉正盛。鳩食桑甚。猶女子有所慕而與士耽也。士有所耽。猶未甚也。女有所耽。戀戀而不可解矣。及夫桑既落矣。向之盛者安在乎。自我歸爾家之後。今三載食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言往來涉水之勞也。猶谷風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之意也。女子雖不貞潔。意有所戀。雖死而不顧。若男子則不然。故我雖窮勞。而不爽前志。孰知爲士者之二三乎。三歲爲婦。奔走勤苦。非但居室之勞。夙興夜寐。未嘗有一朝之安。曾謂前約既遂。得其所欲。一旦以暴虐相加。使吾兄弟知其若此。豈不大鄙笑哉。靜而思之。我之罪也。始也欲與爾偕老。今老使我怨矣。淇猶有岸。隰猶有泮。孰謂子之流蕩若此乎。前日晏笑誓言猶在耳也。獨不思其反乎。反、謂回思前日之事也。不能回思。無可奈何。亦已焉而已矣。（案）氓後當次竹竿。今缺。

芄蘭、衞大夫作也。觀是詩乃刺惠公柔而無能。非謂其驕而無禮也。芄蘭柔弱。不能自植立。以況惠公也。

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雖曰童子。旣然爲君矣。故佩觿以示成人。雖曰佩觿。尙有童心。我不知其所能。佩容佩遂垂帶而坐。若悸恐然。猶剖席之意也。望之不似人君。此大夫所以爲憂也。甲、猶甲乙之甲。謂其所能者我不以爲稱首也。使惠公善自矜持。盛其威儀。不與羣臣狎。則非童子矣。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衞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爲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爲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爲近。夫情之疎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爲人母而遭變者。（案）河廣後當次伯兮。今缺。

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衞之男子失時。故有感于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案）黃震日抄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今遵仲祖毛說。魯氏獨以爲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閒。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必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儻優游得詩人之意。又戚戚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

木瓜、衞人作也。木瓜、物之微者。瓊琚、玉之美者。取其貴賤之相絕也。有人焉。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猶非所以爲報。則其人之恩又有不可勝報者矣。報德者。不重其物。而重其意。不重其能厚。而重其能繼。

讀王風

黍離。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矣。非聖人降之也。故宮禾黍。其大夫行役往返。每一過之。靡

靡遲留。知此意者。謂我心憂而不去。不知此意者。謂我何求而不去。蒼天悠遠。不可詰問。彼何人者。實爲禍階。使致此極乎。

君子于役、周人作也。暝色既合。旅思愴然。百物各有所歸。君子未有歸期。安得而不思乎。終之曰。苟無飢渴。庶幾免于死亡。會有歸期也。行役勞人。而望其無飢渴。則士有飢色者多矣。此其所以爲危難也。

君子陽陽、賢者作也。簡兮之詩。衞人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人以執簧爲樂。二者皆未能用賢之故也。爲人君而使賢者萬舞。則人臣安得而不恥。爲賢者而自樂于執簧。則人君安得而不愧。

揚之水、戍者作也。激揚之水。其勢甚弱。雖束薪而不能流。言周之政令猶不能行于其民也。彼其之子。戍者指見同輩而言也。均爲民也。役使不均。強者幸免。弱者遠戍。是上之政不行也。不怨其上。而怨其民。聖人猶有取焉。

中谷有蓷、國人述其室家之離散而爲是詩也。凶年饑歲。室家不能相保。不可刺而可閔也。中谷之蓷。生于乾地。遇旱而枯。猶未爲甚。其蕛長茂。生于濕地。遇旱而枯。則焦熬之意不可活矣。歲凶民散。人無生意。于是仳離之女吁嗟涕泣。是誠可哀矣。雖然。適遇其艱。無可奈何。相與哀憐之而已矣。

兎爰、老成憂國都作也。設羅以待兎。兎狡爰爰。而雉反離焉。此言狡者不可治而弱者被禍也。侯國之叛者。如狡兎然。周民則其雉也。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尙未至

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其意憂國。非止憂其身也。

葛藟、述王族兄弟而作也。葛藟生于河側。無所依附。謂其無喬木之可託也。終遠、言其終不相顧念。不復可望矣。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謂人爲父母與兄弟。其辭亦重矣。而人終莫我恤。聞此。可省察矣。

采葛、士大夫懼讒而作也。彼暫出外者。一日不見。動如隔歲。然讒言易興。人人不能自保。此其所以爲懼也。人之有常者。雖十年不見。猶一日也。故聞流言而不信。其無常者。一日不見。頓爾相忘。故讒間之言。每每易入。昔之讒人者。不必待其在外。而休沐下直之日。亦得以乘間者。由此也。

大車、國人刺士大夫作也。有如是車服之盛。不能自安于禮。而爲狎昵之好。故述王婦人之辭。以爲豈不爾思。自知犯分。有所畏而不敢奔爾。生則置室于外。死則同歸于穴。自誓之辭如此。以解其不敢奔之意。猶有畏于其勢也。若叔孫氏宿于庚宗之婦人。皆此類也。是詩不見有傷今思古之意。且云畏子不奔。非指聽訟之大夫辭也。使民風若此。亦不足以爲古矣。

丘中有麻、國人思賢而作也。以留爲氏。以子國爲子嗟之父。自毛氏有是說。後人因之。然觀詩人之意。稱彼則其辭不尊。稱留子嗟則其辭不婉。當是之時。留氏未有聞者。思賢而獨指留氏。所思狹矣。竊意子嗟子國可以爲賢者之字。留未必其氏也。丘中有麻。可以自足。賢者遂爲彼留。彼留之子。言賢者見留尚多。不但前二人也。庶幾施施而來。從我而食。且有嘉言善行以遺我乎。貽我佩玖。言既飲食之。又有以將其

意也。

讀鄭風〔案〕鄭風首編衣。此缺。

將仲子、國人探莊公之情而述之也。可懷者無時而可忘。可畏者有時而不足畏。則段不得免矣。兄弟同本而異枝。今以里杞園檀爲喻。則不復有葭莩之親矣。

叔于田。叔封于京。京人愛之。國人何與焉。作是詩者。國人所以刺莊公也。鄭舒有三雋才而身死。知伯有五賢而國亡。京人稱美叔段若此。必將有同惡相濟之患。莊公又從而養成之。是可刺也。

大叔于田。述之不足而又述之也。襢裼暴虎。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故謂之公所。將叔無狃。恐其狎虎而迫近之也。詳觀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詩人以此美之。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案〕黃震日抄解獻于公所云。晦菴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爲當。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卽公所也。

清人、師未潰而公子素作也。夫兵非可聚也。聚則必有用。無用則不當聚。其爲害不一。老師費財。特其細耳。壯心勇氣不施于敵。則斷髮投石之意必施于內。不侵掠民畜。則淫及芻蕘。怨讟易興。疾疫易作。大則嘯聚爲亂。小亦潰散四出。世未有聚兵于境。介馬之盛。器械之精。逍遙翺翔。旋車抽矢以爲嬉戲。可以久安而無事者。此公子素所爲懼也。然則衆散而歸。特鄭之幸也。

羔裘言彼其之子。託言于彼。以明我之不然。非指古人而云也。有是德而後可以稱是服。其服則然。其人則不然。聞者可以愧矣。

遵大路、國人留賢之詩也。莊公不用賢。賢者堂堂而去國。非間道奔亡也。于是國之留行者曰。遵大路而執其袪。少滯行色。子無我惡。蓋與國有故。其行固不當速。此去父母國之義也。

女曰雞鳴、述婦人相其夫之辭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夫婦相警。恐其晏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則夜猶未央也。將翺將翔。弋鳧與鴈。非晨興遽往弋射也。晨事既畢。翺翔而後去。得禽而歸。于是飲酒和樂。此亦是如皐射雉之意也。不惟此也。又視其夫所厚善相與往來者。雜佩以贈遺之。佩非佩玉之佩。帨帨之屬是也。古之賢婦善相其夫者。多爲酒醴以待賓友延譽者多矣。當亂世而人才不用。若此類有之。非必陳古以刺今也。

有女同車、國人追咎于忽也。親迎者同車。忽雖不昏于齊。國人彤容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孟姜是也。德音不忘。如長樂劉氏說。言齊人請妻之辭也。當忽之出亡。未有彭生之事。鄭人何由知文姜之惡。但是其失大國之助爾。宋之力比齊爲不及。宋能逐忽立突。此國人所以思齊助也。

山有扶蘇、國人作也。山川草木不改其故。而人物蕭然。此有識者所爲歎息也。山有扶蘇喬松。隰有荷華

游龍此高下所宜有其賁若多矣。觀于朝廷而無可美之人。獨見狂狡。使人傷焉。狂狡、指忽共事之人也。

（案）山有扶蘇後當次蘀兮。今缺。

狡童、羣臣作也。山有扶蘇指狡童爲在朝之人。今此詩不當以狡童爲昭公。世子忽年既長矣。能帥師以救齊。兩卻齊侯之辱。豈曰童子。況謂其君爲狡童。亦非人情也。三詩皆言狂狡之童。當有用事之臣如董賢者乎。彼狡童爾。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何也。子雖不我與。吾維子之故。至于不能食。子獨不察乎。夫忠臣良士愛其君而風諫。則有之矣。斥其君爲狂狡。則幾于罵矣。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弱。無忠臣良士以助之爾。

褰裳。賢者去其君。思而未忘也。惠然思我。則褰裳涉溱而至。子不我思。則去而之他爾。雖然。狂童之狂如此。子必不我思。可奈何哉。

丰、國人述婦人專恣之辭也。親迎而不往。卽悔而欲行。二者皆非也。禮有四者。而後親迎。其始至于堂也。女不迎。其出至于巷也。女不送。已而知其豐美盛大。方欲飾妝而從之。是何其專恣自由也。不復有父母之命矣。

東門之墠、述婦人欲奔之意也。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藘生焉。此其人所居之地也。且不特其地也。望東門之栗。有人往來。則其家室在也。室邇若此。不見其人。何遠如之。豈不爾思。未得其當。子來就我。則

俱往爾。此詩未至于奔。若東方之日。履我發兮。則眞成奔矣。

風雨、美君子亂世不改其度。非思君子也。世雖亂離。豈無君子。但不用爾。舉國多小人。有君子焉。遭亂若此。一見其容貌。夷則心無磊砢。瘳則意無隱憂。不惟愈疾而已。繼之以欣喜焉。蓋得其所罕見也。遭亂之人。心易鬱結。多戚鮮歡。見德人則其意消矣。

子衿。教者勤而學者怠。述教者之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學者來而教者不往。青衿之子。不至于學校。教者懷思。悠悠在心。縱教者義不當往。學者不當來。且不相聞乎。佻達于城闕。言青衿之所以不來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教者思之至也。世治則後生拳拳于長者。世亂則長者懷念于後生。

揚之水、公族閔忽而作也。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也。兄弟爭國。猶無兄弟也。維予與女。相親如此。人又讒間之。是孤立而已矣。人言其可信哉。

出其東門、國人作是詩也。男子自安其家室。不棄糟糠而慕悅少艾。此誰知其爲亂世之詩者。君子觀匪我思存之句。知其有隱憂焉。亂離之世。女無所歸。將有所擇而依焉。民方隱憂。欲自保其家室以相娛樂而不可得。雖有如雲之女。蓋念慮所不及也。

野有蔓草。國人作也。行露之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蓋早行宵邁。皆有風露之濡。女子以禮自防。不敢夙夜而行。懼其沾衣也。今露漙于蔓草之上。不夙則莫。而忽有美人焉。邂逅于草野之間。是不能以禮自

防也。一見之初。各得其欲。治世無是事也。

溱洧。志鄭聲之淫。以示後世。此王者所宜放也。士與女非素相期者。溱洧之上。士女般盛。秉蘭而遊。蓋女常先男。而冶容者多誨淫。女有欲觀之言。士有既且之答。始相與嬉戲歡樂。諧謔贈遺。形之歌詠。恬不爲恥。蘭者、香草。芍藥、名花。皆人所服媚也。

讀齊風

雞鳴。哀公荒淫。賢妃陳警戒之辭也。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言哀公晏朝若是也。于是而申警之曰。蟲飛薨薨然。與子同寢而甘。然義不當爾。彼會朝者且欲歸矣。久而不出。將有所歸咎。併憎疾于予矣。庶其早作。使無所憎乎。（案）黃震日抄云。古說皆謂賢妃誤以蠅聲爲雞聲。幌隱以爲哀公之言。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還。從田之樂。形于歌詠。以爲夸也。已謂人爲還、爲茂、爲昌。人謂已爲儇、爲好、爲臧。交相稱贊。意得自喜。世治則相規以禮義。世亂則相夸以勇力。視其人之好尚。風俗可知矣。

著、述不能親迎也。壻不出門。俟于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言其飾。因託以爲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

東方之日、男約女奔也。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朝暮之際。彼姝在室。相與爲隱。履我卽

發。少遲恐不及矣。履、如履士會足之履。（案）黃震日抄云。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不如岷隱之說爲近事情。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廢職由上致也。時未當朝。使人顛倒衣裳疾趨而赴之。非朝者之過也。漏聲自公。夜漏既盡。宜乎忽遽而來也。狂夫、指挈壺氏言也。折柳樊圃。瞿瞿然如有所失。其不勤于職守若此。使之司漏。安得而不失時乎。

南山、襄公之惡不忍言也。其辭隱而傷。天下之事。始或不可制。制之在末。其責襄公者曰。始焉未歸。人猶莫之知也。既已歸于人矣。胡爲而又懷之乎。其責莊公者曰。始焉未取。則吾不得而知也。既已告廟矣。胡爲而養其惡乎。雄狐居于南山。萬人指之。其惡彰矣。冠緌與葛屨雙止。大分錯亂。其禮亡矣。蔇麻析薪。其勤若此。言昏姻之不易得也。

甫田、國人作也。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亡者也。田甫田而稂莠驕桀。思遠人而勞心忉怛。言其徒爾勞苦。無益而有害也。總角之童。方此婉孌。曾未幾時。突然而弁。驟加童幼以成人之禮。雖在我欲速。不知其不勝任也。力小而任重者如之。

盧令與叔于田相類。覩田犬而稱其人之美。非孟子見羽旄之意。大要還之從田。彼此相稱譽。盧令之從田。見者稱之。風俗好尚如此。衰亂可知也。其人非指人君言之。

敝笱、齊人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足以遏魚。況鰥魴之魚尤不易遏。故唯唯然往來自如。魯桓公特敝笱而

已。如雲、如雨、如水。非特言其盛也。浮蕩飄忽。有不可制之意焉。歸止、言歸于齊也。

載驅、刺文姜。所以刺莊公也。載驅薄薄。四驪濟濟。言文姜之行也。魯道蕩然而無礙。齊子日夕而發軔。當其在道也。豈弟以悅其從者之心。及其至汶水也。翺翔遊遨以適其欲。不明言其故而道其往來之意。聞之者當愧死矣。

猗嗟、齊人稱莊公以愧之也。莊公有如是容儀。如是藝能。信足以爲吾甥。盍以所射之矢反而禦亂乎。夫亂作在內爲姦。在外爲宄。時方內亂。不能備禦。雖善射。祇可羞爾。匪直爲風。且以爲戲也。

讀魏風

葛屨、刺其俗褊。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子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苟可以如是而止。隘之至也。纖夫細兒。矜情于衣服之間。顧影自喜。行步瑟縮。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維是褊隘之心。是以爲刺也。

汾沮洳、上儉而下勞也。當衰亂之世。士大夫固有自採橡菽以食者。平世無事。有如玉如英之人。采菜于沮洳。則偪下亦甚矣。公子雖微賤執勞。而容色不與人同。人之見之者。必知其非凡民矣。美無度。亦非言其德。但言其容色爾。

園有桃、士作是詩也。上迫隘則難爲下。故士有壺飧不給者。園有桃。其實之殽。蓋取以代食也。既歌且謠。

聊以消憂。不我知者。謂我爲士而驕泰。其辭曰。彼人焉自以爲是。子獨以爲言。何哉。不知吾心隱憂。非敢自憂其貧也。迫隘若此。國日侵削。將不可以爲國矣。魏詩不見其時。當與晉滅魏之時相邇。此君子所以憂也。不如是不足以亡國。如人之疾然。固有強梁叫呼以速其死者。亦有氣血衰削。奄然而逝者。罔極、猶言無厭也。

陟岵、述行役念親之苦也。夙夜無已。言勞苦不得休息也。猶來無止。庶幾望其生還也。以日夜勞苦之人。未必有生還之期。豈不甚可哀哉。此其所以爲亂世之詩也。

十畝之間。地狹民稠。無以爲生也。十畝之間。桑者閑閑。言採者之多。桑柘已空閑然而無可採者。故曰行與子還。言徒手而歸也。十畝之外。未知其安所。桑者沓沓而去。則未知其可採者與否。行與子逝。謾隨衆一往而已。此言地狹民稠。近而不足。遠未可知。政使遠而有桑。去者沓沓。亦見其不足爾。

伐檀、美君子而刺小人也。人之貪廉不同。故其勞逸亦異。坎坎伐檀。置之河干。其力甚勞。而爲利甚薄。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其力甚逸。而爲利甚厚。但素餐之愧。比于君子。則無所容也。河水清且漣猗。詠君子之清德也。

碩鼠、譏有司也。謂狡童碩鼠爲君。失聖人删詩之意矣。貪墨之臣。盜太倉之粟。與碩鼠何異。三歲貫女。必非泛然而言者。爰得我直。必有不得其平者。習貫左右。三年于茲。莫我肯顧。猶之可也。莫我肯德。莫我肯

勞。蓋嘗宣力而不蒙見察者。于是焉而去適他國。則必得其平矣。誰之永號。蓋三年不見者。必嘗自鳴。而莫之顧。今我去矣。同患之人。不知誰復永號于汝之前乎。說詩者以爲民去其君。必無三歲貫女之辭也。

讀唐風

蟋蟀、詩人閔晉僖公也。魏之褊與晉之儉不同。蓋褊隘則下人有蹙迫之憂。儉陋則上人有慘戚之患。夫慘戚之人。顧影自憐。朝不謀夕。誠可閔也。其辭曰。蟋蟀既鳴。歲將及暮。我又不樂。日月無幾。念慮之切。縱不能忘無已。則有道焉。當太康之時。思其所居之事。甚而思其所居之外。又甚思其所當憂者。如是亦足矣。過爲慘戚。若不聊生。則已太甚矣。夫好樂亦未有害也。正懼其荒爾。夫好樂而無荒。此亦良士所當爲也。但瞿瞿然周旋卻顧。蹶蹶然敏于事功。不至于蕩而忘反。頹惰而晏安爾。末章良士休休。深言寬閒之意。以釋慘戚之懷也。

山有樞、詩人風晉昭公也。沃盛強。君子知其將有晉國。故託以爲風也。山有樞。隰有榆。言山澤之富也。國無不足。而昭公隳于政事若此。有衣裳而弗曳弗婁。有車馬而弗馳弗驅。則慶賞刑威蕩然不存。有庭內而弗洒弗埽。有鐘鼓而弗鼓弗考。則文物廢壞不修。悶然無所可否之人也。子亦反而思乎。宛然而死。人將取而有之矣。末章明言之曰。子有酒食琴瑟。且以自娛樂度日而已。此國不可以長有。此樂亦不可以久得也。

揚之水、述國人歸沃之辭以風昭公也。白石在水。鮮明可愛。揚之水不能流之而去也。素衣朱襮。將飾衣服以從之也。云何不樂。一見而喜樂之也。夫始有天下國家者。皆相傳以符命。故人心爭嚮之。私相告語。輸納情款。不使人知也。故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述沃之將盛以風昭公也。始封邑者。豈知其遽盛。忽而不可制也。椒之始種聊復爾。已而其實蕃衍若此。彼其之子。指其子孫言也。碩大無朋。有者尨福艾之意。言其將有是國也。又從而歎曰。椒始種。聊復爾。其枝條之遠。忽有是實也。可奈何哉。

綢繆、述昏姻之不正也。與野有蔓草類。有人焉。綢繆而束薪。仰觀三星在天。與三五在東之意同。適見良人。邂逅而去。三女爲粲。其邂逅者多矣。子兮子兮。同類與言也。如此遇者何。驚喜不能自克之意也。

杕杜、刺不能睦族也。杜特然而生。疑其孤立。然猶有枝葉庇其本根。獨行踽踽。覩杕杜而有感焉。彼道路之人。行者固多矣。然非我族屬。意不相親。故不免于獨行爾。嗟彼行者。胡不佽助焉。蓋非其眞情。自然不親。雖欲勉強。不可得也。觀此。可以省矣。

羔裘、刺大夫不恤其民也。羔裘豹袪。言大夫盛飾若此。華其躬者。求以恤其民也。今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自我而已。人居居然而不恤也。居居然者。置其人于不問之地也。究究然者。窮甚而莫之救也。人亦多矣。維子之故。舊與好我者是恤。他人不與焉。彼獨非人乎。亦可見其有我矣。

鴇羽、刺征役未息也。鴇羽羣集于苞栩。非其所止。良以爲苦。猶征役之人屯戍于非所安之地也。王事靡盬。晉非王事也。王先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子緡。明年伐曲沃。則晉必嘗抗王師者。故謂之王事靡盬。猶言事未堅決也。稱王事。念父母。有忠孝之意焉。曷其有常。則君臣之分復舊矣。

無衣。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震日抄所引補入。

有杕之杜。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者。相率而去之。故詩人以爲刺。又從而教之。中心好賢。曰、吾何以飲食之。積其誠心。厚其禮意以感動之。庶幾賢者之肯來也。

葛生、婦人思其君子也。葛生蘞蔓。有依託庇覆之意焉。予所美者亡之。是無以依托庇覆也。雖有角枕之粲。錦衾之爛。猶無益爾。夏之日何時而莫。冬之夜何時而旦。晝夜相代。百歲同歸。思之切也。室家未至于困窮。夫婦驟至于離散。此新昏之別古之所以爲歎也。新昏別首章曰。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說者曰。兎絲不附松柏而附蓬麻。言不得其所也。

采苓、戒其君無聽讒也。采苓于首陽之巔。未必若是其遠也。特相誑爾。大抵人之爲言。如是者甚多。不必

信可也。釋然舍去。勿以介懷。彼爲言者亦姑如是。未必有若是事也。試問其所從得。則其辭窮矣。夫讒人爲言。本不足信。稍加詰問。其詞必窮。是詩非特刺其君。且戒以聽言之道也。

讀秦風

車鄰、大夫美其君也。有車鄰鄰。有馬白顛。言車馬之粗備也。阪有漆。隰有栗。言財用之稍裕也。秦僻處西陲。至秦仲始大。當時必有同艱難共甘苦之人。一旦稍盛。略去等夷。卮酒相勞苦。握手道故舊。慷慨悲歌。以盡平生歡。此亦人情之常也。故未見君子。得以令其寺人。未有闊絕之意。既見君子。得以並坐鼓瑟。未有禮節之繁。及時娛樂。以順適其欲。創業之賢君。待功臣者多由此道。故其臣皆得以功名終也。

駟驖、于是襄公始得稱公于國人也。夫從田而無厭。則謂之荒。得獸而止獵。則謂之禮。是詩首章言馬之良。御之之善。人之嫵媚也。次章言獸之碩大。田之合禮。公之善射也。末章言田事既畢。不淫于獵。按轡徐行。四馬安閑。輕車鳴鸞。田犬休息。國人始見諸侯文物車馬羽旄之盛。故夸張而美之也。

小戎、襄公伐戎。志在復讎。故盛其車甲。前此國人未之見也。君子行役。婦人思念。情之常也。惟觀其辭之怨否。知其國之治亂爾。是詩也。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辭焉。首章言車堅馬良。君子從戎。婦人念之。溫其如玉。稱其夫之美也。在其板屋。謂初行時覩其夫在車中。使我心亂不寧也。秦雖以板爲屋。此蓋言車。次章言御者之善。車飾之美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蓋自是既行。至于下邑矣。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自言行

役近爾方與以何日爲歸期。去猶未遠。期日尙賒。我胡然而念之。末章言干戈弓矢之良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寐不安席也。厭厭良人。言其夫當亦念我厭然憔悴。必數寄聲于我。秩秩然次第至矣。美其夫爲如玉。稱其夫爲良人。謂其夫之聲爲德音。皆愛厚之辭也。

蒹葭。襄公初立國。庶事草創。國未壯實。如蒹葭之未經霜也。白露欲爲霜而未能。猶爲露也。苟爲霜。則不復有露矣。未晞未已。皆未爲霜之辭也。春秋諸侯猶未盡有周禮。秦在西陲。安知有此。必有人焉。能爲周禮。從而學焉。斯得之矣。漢儀未就。無叔孫通。漢亦不可以立國。所謂伊人者。習禮之人也。其人近在水際。言其邇也。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邇。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遠。遡洄遡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之何其可從也。叔孫通招魯兩生。不肯至。此逆其道而求之也。詳觀此詩不言周禮。序詩者何以知其不能用周禮。夫爲周之諸侯。則必用周之典禮。用周禮。則能固其國。故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采采、非謂其盛而可采。大抵物未肅則其葉鮮明。故曰采采。

終南、國人美其君也。始封之君。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車旂衣服侈其上之賜。以焜耀國人。金印玉節。袞衣黼繡。賁飾其山川者多矣。襄公勝西戎。盡有周之故地。故終南之山遂爲秦有。國人美之曰。終南之山何有乎。有條有梅。山之材也。有紀有堂。紀如經紀之紀。堂、言室也。君子至于是山也。錦衣狐裘。加以繡裳。何其盛也。顏如渥丹。容色充美。望之有嚴。誠足以爲君也哉。于是申言之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言其壽

祉無窮。願不忘其初也。此所謂勸戒之辭與。

黃鳥、國人哀三良。稱其人而不與其死也。三良之事亦異矣。一家三人皆從穆公以死。使其出于穆公之命。則爲不仁。出于三良之意。則爲不孝。觀其詩詞。以爲百夫之特之防之禦。則其人慷慨喜義。重然諾。非私暱于穆公者。胡爲兄弟俱死。必嘗受恩于穆公耶。同時殺身。亦太甚矣。交交黃鳥。止于棘。以身從人。死生以之。曾不如禽鳥之自適也。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其辭隱而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兄弟三人。同時俱死。可爲戰慄。非但哀之而已。不敢歸咎于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

晨風、賢者不忘其君也。晨風宜止于林者也。今晨風鴥然疾飛。雖鬱然之林。晨風不止焉。鷹鸇賦性剛烈。常有向風圖南之意。北林雖鬱。亦非其所止也。賢者易去難止。猶晨風之疾飛也。人君思賢者之未見。心懷隱憂。庶幾可來。如之何其相忘于度外也。始之相忘。猶可說也。忘之實多。此眞相忘矣。欽欽、言其虔恭不解之意也。山有櫟。隰有駮。猶國有賢。不如是不足以爲國。作是詩者。非敢自謂君子。猶曰隗始之意也。吾舊臣也。忘我若此。君子其肯來哉。（案）晨風後當次無衣。今缺。

渭陽、送舅氏也。序詩者稱其念母。原其意也。其形容康公之意最詳。以爲卽位而作詩。當有所本。康公卽

位、文公之卒已久。正秦晉交怨之時也。所謂卽位者。恐言復國之後也。是詩二章。讀之想見康公繾綣之意。我送舅氏。辭之親也。曰至渭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黃。物之厚也。悠悠我思。念母不見也。當惠公被獲于秦。穆姬與其子履薪以死自誓。穆姬于兄弟恩意若此。此康公所感動也。（案）渭陽後當次權輿。今缺。

讀陳風

宛丘。幽公淫亂。其下化之。游蕩無度也。首章言幽公之好遊。後二章言國人化之也。子之湯兮。指其君也。游蕩于宛丘之上。流連光景。信有情矣。特無威儀爾。爲民上者。宴遊酣醉。側弁倒冠。觀者爲之羞愧。而終不自覺。幽公好遊若此。國人化其君。相與聚會于宛丘之下。奔走于道路之間。擊鼓擊缶。執羽而舞。舉國若狂。無有休息。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國之子弟狎遊于市井。詩人刺之也。枌栩之下。有子弟焉。婆娑而不去。意者有屬也。子仲、非必指一人也。子氏、仲氏、國之著姓也。穀旦于差。言子弟之婆娑者誘其所愛。擇良日而會于南方之原。自東而至南。廢棄職業。以婆娑于市。又申言穀旦之行。總集而往。男視女如妝。愛其容色。女貽男握椒。取其下達也。

衡門。非謂其君愿而無立志也。使其君自安于固陋。不務其大者遠者。豈足以強其志乎。觀其詩辭。陳之君必狹小其國。以爲不足爲也。而遂怠焉。故從而誘掖之。使自強于善也。衡門雖淺陋。猶可偃仰。泌水雖

狹。猶可自樂。必河之魴而爲食。則不得食。必齊之姜而爲妻。則不得妻。國小若此。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東門之池、思賢女也。夫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事至于可與如此。其人可知也。池可以漚麻。久而能柔其質。淑姬可與晤歌。久而能化其心。蓋必有浸潤之功矣。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也。

東門之楊、昏姻失時而女歸愆期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此仲春時也。當仲春之昏。以會男女。此其時也。明星煌煌。猶未之至。可謂愆期遲歸矣。

墓門、詩人追咎陳侯。且刺佗也。詳觀詩序。似以誰昔然矣爲無良師傅。詩意未必然也。墓門所以有棘者。以其不時開治也。墓門之前。豈容有此。將欲開之。非斧不克。夫也不良。如墓門之棘也。國人無不知其當去者。知而不能已之。昔者誰實爲此。追咎陳侯也。墓門有梅。已非其地。況有鴞焉。其可惡尤甚。夫也不良。如其鴞焉。是用作歌。于以問之。問不余顧。異時顛倒。必思余矣。刺陳佗也。是時佗蓋未殺太子免也。

防有鵲巢、詩人憂賢者之被讒也。夫讒人者。非直致其情、一日而遂也。必架造砌疊而後成。故積之也有漸。必延蔓組織而後就。故受之者不覺。防有鵲巢。言其架造也。中唐有甓。言其砌疊也。邛有旨苕。言其延蔓也。邛有旨鷊。言其組織也。予美之人。謂賢者也。誰實倫張。以讒害之。此余心所以不寧也。

月出、閔其情之不能克也。夫禮義消亡。淫風盛行。固有快意肆欲以縱其心者。若桑中溱洧之類是也。亦有沈溺于情。不能自克。至于繳繞憔悴而不可支者。月出之類是也。因月出之皎潔。懷佼人之儇好。庶幾一見。以銷窈糾之情。窈糾、懮受、夭紹三者。其辭雖異。皆有繳繞之意。悄、慅、慘三者。亦有憔悴困苦之狀焉。其情若此。亦可悲矣。

株林、夏氏所居也。首章上兩句、問之辭也。下兩句、答之辭也。謂之株林。必有林木。託言遊息。故問之曰。胡爲株林乎。從夏南爾。答之曰。非適株林。直從夏南。說于株野。言其留之久也。朝食于株。言其往之早也。從夏南。不敢斥言其事也。君無事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與臣爲謔。

澤陂、男女相說。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說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爲美也。蒲近于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爲。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

讀檜風

羔裘、大夫去其君而憂之也。檜之君。被服衣裘。光可爍日。坐于堂上。以朝羣臣。逍遙翺翔。自以爲泰山之安。不知賢者憂念之深矣。賢者引去。其君莫之能察。亡之兆也。以予心之忉忉。豈非念君之不忘乎。

素冠。昔者滕文公欲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蓋禮廢已久。不行者以爲常。行之者以爲怪。是詩也。國人欲爲三年之服而無其助也。其首章言彼有素冠者。急迫憂瘠。貌稱其情者乎。吾庶幾得見之。已

而曰。得見其衣與韠。足矣。不敢望其情也。因見其衣。動吾心之傷悲。因見其韠。增吾心之鬱結。與子同歸如一。庶幾有所則傚。復行三年之制矣。世治則衆人共由此道。世亂則君子孤立無助。隰有萇楚。疾其君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于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昏宦。情慾失半。悾然無知。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萇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匪風。小國困于徵令。思周道也。首章言匪風既發。則匪車遂偈。相應之理也。大國徵令無常。猶匪風之發。小國共命失措。猶匪車之偈也。大國徵發急數。小國奔走失圖。于是有思先王盛時而不可得者。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北人以煮爲亨。言欲亨魚者。我溉其釜鬵。欲西歸者。我懷之以好音。言歸周之美也。周雖未東。柔弱已甚。未必可歸。然法令猶在。小國之所仰賴也。

讀曹風

蜉蝣、國人閔其君而念之也。蜉蝣生于地中。非朝生而夕死。蓋朝出而夕死也。當其生于地中。羽翼未成。故伏而未飛。及一旦羽翼既成。出而羣飛。則不可復入。而遂死矣。故此詩言蜉蝣之羽翼。兼言其掘閱。謂其自土而出也。蜉蝣之羽翼。非不楚楚然可愛。然一出而遂死。不如其在穴也。小國寡民。收斂約省。僅可自存。微有驕浮之意。欲出而夸大之。鮮有不亡者。故國人閔而念之。使于我乎歸處。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候人。小人無功而多寵也。執戈殳而衞封疆者。官不過于候人。無功勞而服朱芾者。至于三百爲羣。此晉文所以令獻狀也。鵜處汙下。辛苦得食者也。居于魚梁而翼不濡。大非其稱也。當晨朝之時。升于南山者。薈蔚甚盛。喻小人趨朝者之多也。婉孌季女。處于深閨。不免飢餓。喻賢者伏于隱晦而不得食也。此無他。國用有限。小人冗食者多。則賢人得食者少。國之所以惡小人。爲其妨賢者路也。

鳲鳩、思古君子待人無二心也。用心均一。人所甚難。雖賢者之愛子。不免有輕重。況于待人乎。鳲鳩、微鳥也。待子均一。詩人取以況君子。言均一之難也。鳲鳩有七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鳴鳩未嘗往從之。惟在桑爾。蓋往從其一。則必有輕重矣。此用心均一之故也。凡人皆有奉上忽下之心。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輕重其心。則受陵忽者致怨必深。平心待物。則被接遇者感德必至。此自然之理也。淑人君子。既言淑人。又言君子。愛之至也。其儀一兮。言待人之禮如一也。心如結兮。言出于誠然。不可解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束帶整冠而見尊卑如一也。其儀既一。有常而不差。足以正四國之人皆使其如一矣。又從而申之曰。若斯人者。胡不使之萬年。使國人化之如一日乎。思古人之不見。歎今人之不然也。

下泉、國人閔其君而思治也。有黍苗而陰雨膏之。與稂莠而寒泉浸之。其生意相去遠矣。稂莠叢生。已不足以爲穀。況寒冽之泉日夜浸之。不復有生意矣。猶小國侵刻其民。已不足以爲國。大國又從而擾之。如寒泉之浸。豈復可生乎。苞蕭苞蓍。皆言叢生之草不足以爲養也。因思向時明王在上。又有賢方伯。四國

賴之。如黍苗而膏以陰雨。其生意可想也。今獨不然。安得不愾歎而念周京乎。

讀豳詩

七月。周公道豳人之舊。使成王知王業之艱也。是詩述一歲之事。公私並言。上及諸侯。下及農夫。雜然並舉。非專爲農夫言也。一章言授衣之初。東作之始也。此詩言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至于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十月二月謂之二日。因以正月爲三日。二月爲四日。避月而言日者。懼與月相亂也。（案）黃震日抄云。一之日。海菴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與岷隱相參始備。二章言蠶事方興。女求柔桑。有女懷春。思與公子同歸也。出車之詩。亦言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非必言采蘩以生蠶也。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公子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小女覩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三章言蠶事既畢。絲麻兩成。于是朱綠之。玄黃之。欲獻之公。以爲公子之裳。不敢斥言公也。夫既欲與公子同歸。又將爲公子裳。他日又欲取狐貍爲公子裘。何也。上下交相愛。上以家人待其下。下以父兄親戚事其上。故也。四章言節物之變。至于一之日。可以田獵。既取其狐貍爲公子裘矣。二之日。因田狩以習武事。又取豕之大者以獻于公。是亦獻裘之意也。五章復言節物之變。寒氣漸至。閉塞以御冬。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六章言禾稼之成。瓜果之實。農夫有一飽之適。老者有杯酒之樂也。七章言農事既畢。收斂蓋藏。于是因農

隙以治公事。用餘力以治私室。爲來歲之備。八章言公上之事。百姓衣食既足。竭力以事其公上。上之人亦無所用其力。藏冰開冰。以順時令。使民無札瘥夭癘之疾。當肅霜滌場之後。置酒亨羔。以宴良朋。躋公堂者。稱觴上壽。一歲之事畢矣。周公作無逸之書。稱道先王之德。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作七月之詩。詠先公之事。使成王知稼穡之可樂也。君子觀甫田之詩。知七月與有力焉。

鴟鴞。周公哀于商民以感動成王之心也。商民挾管蔡以作亂。使管蔡被誅。是既取我子矣。又將傾覆王室。其毒甚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養子之勤。今取子爲可閔也。二章言作室之久。積累非一日。如之何其可侮也。三章言手足之勞。口體之傷。正謂其未有室家故也。末章言憔悴甚矣。成室翹翹然。忽爲風雨所飄搖。蓋首亂者商民也。西士人亦不靜。則未知天之降威何如。故恐懼而言風雨之飄搖也。

東山。周公作此詩以勞歸士。猶杕杜之勤歸也。徂于東而久不歸。歸自東而復值雨。備述艱苦之狀。四章同之首章。言士欲歸之意也。我在東時。始有欲歸之言。我心已望西而悲矣。製衣裳而言歸。舍行枚而勿事。始也銜枚而進。今歸。則不復用矣。蠋在桑野。烝然甚衆。猶我之在車下。未得所歸也。二章言士思家之辭也。夫舍宇摧殘。狐狸叫噪。遭亂之後。可爲寒心。若行役未歸。荒涼蕭索。此特可念爾。既歸。則如故矣。三章言室家望士之辭。因鸛鳴而興歎。爰灑埽以望歸。感苦瓜之繫屬。思三年之不見也。四章覩倉庚之于飛。知節物之可愛。喜新昏之得禮。慰舊室之懷思也。夫羇旅之愁。行役之勤。雖治亂有殊。其人情則一。由

民自言。則爲怨。由上言之。則爲恩。此見知與不見知之情異也。

破斧、詩人大周公之處變也。夫子謂虞仲夷逸。身中清。廢中權。夫歸潔其身。避嫌免謗。此匹夫自修之事。非所以任天下之重也。使周公遭流言之變。釋然舍去。以求自明。則管蔡得志。四國紛亂。周之社稷未可知也。身任東征之責。雖破斧缺斨。不敢憚也。四國是皇。不若四國是吪。四國是吪。不若四國是遒。蓋正不若化。既化矣。則悠遠而益固。亦孔之將。不若亦孔之嘉。亦孔之嘉。不若亦孔之休。蓋大不若嘉。嘉而至于休。則盡善盡美矣。

伐柯、詩人望周公之歸。思所以還之也。夫上下暌間。必噬嗑而後合。故伐柯者匪斧不克。內外阻隔。非通內外之言則情不親。故取妻者非媒不得。周公居東。君臣之間。有違言焉。非有剖析之功。何以解成王之疑。非有往來之人。何以通君臣之好。此詩人言還周公之道也。既又言之曰。伐柯之理。其實不遠。有能行之。近在咫尺爾。使我得見公之歸。庶其陳列籩豆。得以享之。所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意也。

九罭、詩人望周公之歸也。九罭密網。鱒魴大魚。言網疎者不足以得大魚也。我欲見周公。必衮繡以迎之而後可。若禮數闊略。則周公不可見矣。鴻飛而遵渚。言不得其所也。公欲歸而無所。于女信處乎。言彼此俱不安也。國家所以有衮衣者。正謂其禮賢也。乃不以迎公而歸之。其無使我心悲焉。始焉言之子。終焉言我公。始猶不敢斥言其人。託言之子。以致其意。末乃直言我公。亦見其不得已之意也。方流言之起。罔

公身任天下之安危。果于東征。無所避就。及三監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以待成王之察。可謂善處天下之變矣。

狼跋、美周公之善處變也。狼、指三監言也。豺狼之暴。自投憲網。跋前疐後。進退不能。然勢窮抵觸。亦能狼戾殺人。此固人之所懼也。公孫碩膚。則心廣而體胖。赤舄几几。則步履不失尺寸。不惟此也。其德不暇。盛德之聲。光明益著。無有瑕闕。譬如百鍊之金。經火倍精。此周公所以聖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讀小雅

鹿鳴、燕嘉賓之歌也。詩辭止言嘉賓。序詩者增言羣臣。失文王賓友羣臣之意矣。鹿在山林。順性自適。呦呦相呼。食野之苹。其高潔若此。豈得而豢養哉。我有嘉賓。高潔如之。幡然肯來。使我得備禮置樂以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之。其好我若此。豈不足以明示周行以爲榮耀乎。次章言嘉賓之德。示民篤厚君子。有所則傚。今也我有旨酒。使嘉賓式燕遊敖。豈不樂哉。末章申言禮樂之盛。求以燕樂嘉賓之心。惟恐一毫不當賢者之意。非所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

四牡。勞使臣之還而歌是詩。敍述其忠孝之情以閔其勞也。言其來。則似他國之使矣。苦而易敗謂之盬。幹蠱未畢。倉卒而歸。始雖苟成。久必易敗。故出使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駕彼四牡。倭遲周道。馬亦倦矣。懼王事之易敗壞。欲歸而不敢。憂心傷悲。啓處不遑。忠孝兩盡矣。翩翩者鵻。或飛或下。不出乎苞栩之間。不離其所。翺翔自適。行役之人。不遑將父。覩物有感焉。將非養也。扶持奉侍。往來游適之謂也。末章言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于君。庶幾其早歸爾。人情曲折。具述無遺。如其自言。不過此也。人情豈不感悅矣乎。（案）四牡後當次皇華。次常棣。今並缺。

伐木。燕朋友故舊。上下同之。然大要主在下者言也。伐木丁丁。取其辛苦共事之意也。因伐木而聞嚶嚶之鳥有求友之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友朋之義。神實聽之。貴在于終久而和平。如木之交。其末不隙。雖然。酒所以合歡。故必有嘉殽旨酒以飲食朋友。然後情意歡洽。既有殽醴以速諸父諸舅矣。惡待而不速朋友。寧彼不來。微我弗顧。弗顧則我有咎。待朋友如其族姻。親之至也。末章又以兄弟待之。尤見其親也。夫民之睚眦或生于酒食之間。遂至于失德。不可不謹也。故我有酒食。則速朋友。朋友有酒。則從而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形跡無間。彼此如一。何親如之。首章言其和平。末章言其燕樂。故樂而不流。久而不厭。非酒食嬉戲相逐者比也。此所以爲文武之詩。

天保。下祝其上。其必燕而答賦也。天命無常。雖一日不可恃。今也。爲天所保。一定而不可易。甚固而不可解。單厚則無福不可勝。多益則無物不繁庶。又從而申言之。曰戩穀者。言其善也。曰遐福者。言其遠也。罄無不宜。則事皆如志。維日不足。則日新又新。如山如川。委積流衍。維天之福。君實有之。不惟此也。宗廟饗之。綏以壽祉。百姓化之。莫不好德。如日如月。得天久照。如南山壽。無或隕阤。如松柏茂。咸受庇覆。極天下之福。萃于一人。其餘福祿于百姓。可謂盡善盡美矣。（案）天保後當次采薇。今缺。

出車、爲南仲作也。何以爲勞還率之詩。蓋古人之舉事必有所因。後世遂用爲故事。此詩指當時實事言之。文王率天子之命。命南仲以城朔方。城朔方者。所以攘玁狁也。玁狁既平之後。因經略西戎。示之以威

而還。一舉而兩得之也。前二章言其出。後二章言其歸也。其出也悄悄。有戒心也。其歸也赫赫。美武功也。喓喓草蟲。與草蟲之詩同意。去時兒女悲。歸時鐃鼓競。兩不相害也。

杕杜、則未知因勞南仲而作歟。其諸他勞還役歟。始言其多暇。次言其將歸。又次言其不遠。想望其人。數歸期而待至也。末乃言其未歸。蓋待人者易久也。日夕望歸。謂其至矣。今乃未聞束載。未見來歸。期已逝而身不至。但數寄聲相勞苦而已。雖然卜筮之言。皆以爲近。言必可信。征夫其邇矣。極道人情之曲折。宛轉于歌詠之間。戍役安得而不悅也。

魚麗、不見其告于神明。序詩者言之何也。古者有物必祭。況萬物盛多如此。必告于神明矣。其曰可以告神明。非直言告也。北以魚麗爲美。非南方多魚比也。故鱨鯊鰋鯉悉麗于罶。言其物之多也。孟子所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也。物之多者未必全美。其美者未必全偕。其有者未必及時。三者咸備。始爲備禮。此之謂無所不順也。

南有嘉魚、與鹿鳴相類。特嘉魚兼言得賢之意。得賢而與之共樂。此太平之盛也。設網而得魚烝然。言備禮以求賢也。樛木而甘瓠纍之。言屈己以下賢也。至于翩然之雎烝然而來。誠意已孚。賢者引類自進矣。始也與嘉賓衎然燕樂。中也言式燕綏之。則有以綏懷我矣。末言式燕又思。則相與無斁。賢者之來無窮矣。夫一賢之得。不足以爲盛。故必貴于得衆賢。衆賢之得。未足以爲盛。故必貴于賢者之相繼。此烝然所

以貴于又思也。

南山有臺。詩人言人君得賢。立太平之基而享天下之福也。樂只君子。謂人君也。人君勤于求賢。逸于任賢。既得賢矣。恭己無爲。何樂如之。光于邦家。爲民父母。既有遐壽。又有德音。子孫千億。保艾爾後。人君之福。備于此矣。禮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

蓼蕭、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也。蕭、香草也。蓼然長大。零露湑兮。潤澤可知。自湑至于瀼瀼泥泥。自泥泥至於濃濃。愈久愈厚。潤澤無窮。始見君子。披寫情素。燕樂笑語。次乃寵光優渥。禮意各稱。既而歡樂親愛。兄弟具宜。末而錫予蕃庶。文物可觀。君有如是之德。故思所以報之。始曰有譽處。言有天下之顯名也。次曰壽考不忘。言萬壽之無窮也。次曰令德壽豈。言德壽之兼全也。末言萬福攸同。則四海同其福矣。不專于一人。而同于四海。此所謂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而作是詩也。厭厭夜飲。見天子燕私之恩。令德令儀。見諸侯溫克之善。夫情不親者。常生于上之隔下。禮有虧者。每起于下之恃上。兩得其道。此所謂和樂而不流也。

彤弓。諸侯獻功。天之饗之。賜以弓矢。而作是詩也。夫諸侯賜弓矢。得以專征伐。今賜之彤弓。弨則弛而不張。藏則受而不用。見征伐不得已之意也。載、如倒載干戈之載。櫜與載、皆不用也。謂諸侯爲嘉賓。而喜樂

出于中心。然後鐘鼓之設不爲虛文。饗與燕不同。饗以早朝爲禮。故盡一朝之勤。燕以殷勤爲好。故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菁菁者莪。英材被樂育之教。爲是詩也。阿與陵高。沚居卑下。言隨其高下各得所也。中陵中阿。兼言容受之功。中沚、兼言潤澤之益。天子視學。爲士者得見天子。志氣和樂。威儀濟濟。皆起敬起愛。此心欣然自喜。既而天子有所錫予。恩及其下。夫始也和樂以致其誠。終焉錫予以將其意。爲士者感悅于心。宜何如耶。故曰、我心則休。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未易養也。養得其道。則爲士者肯留。不得其道。則望望然去之矣。昔也。譬之舟然。汎然不繫。未有定止。今也。既見君子。此心休焉。服習其教。以待大成。不復有遠引者矣。

六月。吉甫受命北伐。既歸。而羣臣作是詩以美其功也。首章言常服。次章言成我服。三章言共武之服。此三者不同。常服、言兵車所常用之服。我服、言六月禦暑之服也。武服、特言服武事爾始也。六月。皇皇然飭戎車而駕四牡。其事甚急。次章其辭少緩。比物四驪。則廐有餘馬。既成我服。則士有單衣。于三十里。則行有常程。古之人不以倉卒輕變節制若此。三章言戎馬之大。兵事之嚴。既嚴且敬。莫敢不共武事。以定王國。四章言玁狁無道。建大將旌旗而出也。五章言戎車安靜。四牡閒暇。薄伐玁狁。追至太原。夫以六月興師。若此其急。乃整車徐行。薄伐遽止。功成而不矜。非吉甫有文武之德。何以及此。吉甫之既歸也。蒙燕喜

之禮。被多祉之賜。天子既嘉寵之。于是行役既久。其朋友亦相勞苦。爲酒食之禮。當時有孝友之張仲。蓋仲在當時必參預吉甫軍事。故幷美之也。

采芑。方叔受命南征。既歸。而詩人美其功也。宣王承亂離之後。田萊多荒。始修治之。故有新田菑畝。今取民爲兵。采芑新田。將以食馬。方叔涖而觀之。有三千之車。試師于張旂旐于野之外。已而言其率此羣士。車馬之盛。命服之華。赫然其足畏也。三章言飛隼之搏擊者高飛戾天。今皆集于其所止。猶三軍之士集而聽命。方叔涖而觀之也。繼言陳師鞠旅。謂其戰也。振旅闐闐。謂其歸也。末章言凱旋之功也。荆蠻小醜。敢于侵犯王畧。方叔以元老。壯猶不暇用力。而先聲所暨。蠻人震懾。功亦茂矣。夫荆蠻在先王封域之中。非玁狁比也。故薄伐玁狁而荆蠻來威。勢不同也。

車攻。宣王會諸侯而因以田狩。詩人美之而作也。八章皆有次第。前三章曰駕言于苗。皆有司戒具之辭也。四章言諸侯會同之禮。五章言會畢而田也。六章言馳騁之有法。射御之合度。七章言進退之不譁。恭儉之有制也。末章言既畢事而嚴靜如其初。功歸于天子也。于征者。田畢而各復其故也。

吉日。車攻。俱言田獵。旨意不同。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于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于田也。是詩也。見君臣相悅之意。羣臣率左右以燕天子。天子酌酒醴以御賓客。和樂而不流。此其所以爲美也。戊辰之日禱。庚午之日田。車堅馬良。又差擇焉。不輕其事若此。然大陵之上。漆沮之旁。驅衆禽而至王所。羣臣不

敢先射。以待天子。天子所取者。纔大兕小豝而已。又何其仁且廉也。

鴻雁。宣王命使安集離散。詩人美之而作也。鴻雁于飛。未有定止。猶民之未安也。使者劬勞郊野。撫定其民。于是先及可矜之人。可矜謂何。鰥寡是也。既而鴻雁集于中澤。猶民漸復舊業也。使者爲之築垣牆以處之。雖一時劬勞。室家既成。則終于安寧矣。雖然。離散者多。未易復也。雖有集于中澤者。猶有哀鳴嗷嗷者。又將安集之。劬勞特未艾也。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于上也。百姓安樂則驕逸。驕逸則難化。自昔小人有是言也。

庭燎。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使宣王始也鄉晨而視朝。詩人何尤焉。自未央而至鄉晨。則爲可慮爾。（案）黃震日抄。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雲山以爲宮掖執事者相爲問答之詞。蕭氏以爲司烜之屬所爲。嚴氏以爲詩人設爲問答之詞。皆不主舊說。與鯁隱合。

沔水。厲王之亂。諸侯莫朝。宣王中興。詩人戒諸侯以來朝。其末因以規宣王也。首章言流水朝宗于海。治世之常也。飛隼來去無常。亂世之變也。嗟我兄弟。先責同姓之國。邦人諸友。次及國內之臣。無有能念亂者。能念亂則能勤王矣。且誰獨無父母乎。王室之亂若此。猶父母之在戹也。次章申言之。不蹟、謂蹤跡不至。諸侯之不來也。念彼不來。起居不安。憂心難忘。此二章責之深。末章勸之至也。彼飛隼者。循于中陵。漸有止泊之意。猶諸侯之將朝也。因以勸戒之。謂彼民訛言者。謂諸侯之不朝。其意安在。此豈可不戒乎。不

惟此也。讒言將興于王所。我友其可不敬乎。我友、指邦人諸友。不欲斥言兄弟也。何以爲規宣王。使宣王聞是詩也。知諸侯之來朝無常。修己以待之。無寧信讒而棄諸侯也。

鶴鳴。誨宣王者非止一事也。始言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無遠而不聞也。次言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無伏而不見也。樂彼之園。謂有樹檀也。其下有落葉惡木焉。豈得狃于樂而不知。言君子小人竝立。而已之樂不可狃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以石爲錯。可以攻玉。齟齬者可以成就人。而順適者之無益也。雖所誨者不止一事。大要言事無隱而不彰。安于美者。當知其惡。察于逆己者。惡其順己者。可也。

祈父、詩人爲武士作也。爪牙之士。不安其居。使其母主亨爨。私家之害小。宿衞遠出。天子左右無爪牙之士。公家之害大。祈父莫以告。其不聰莫大焉。此屠蒯所以飲師曠也。

白駒、詩人惜賢者之去而冀其復至也。上兩章深言賢者之難至。惟懼其不留也。幸哉白駒。食我苗藿。得以縶維之。所謂伊人者。因白駒之縶維。于此焉逍遙而爲嘉客。蓋求之亦難矣。三章言白駒來思。言賢者至止也。賢之難至也如此。夫既已至矣。爲公卿者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詩人亦知不可留也。故爲之言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猶曰努力自愛之意。非贊助其去也。末章言白駒在谷。言賢者隱巖穴之間。可敬而不可食也。幸無金玉其音。心遠而與世絕。庶幾斯人之爲徒。求之而可以復至也。

黃鳥、閔衰世俗薄也。世盛則疆界無彼此之殊。世衰則鄰里有不相往來之患。民有適異國而思故鄉者。

言黃鳥集于穀。將以啄我粟。方此無聊。幸無侵擾爲也。不我肯穀。言不以我爲善也。相與讒毀。不可辯明。宜乎其不可與處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若復我族人兄弟之爲安也。上無勤恤之心。故下有相棄之意。此其所以刺宣王也。昔唐太宗初卽位時。連年旱蝗。百姓東西就食。無怨咨者。知上有恤我之心也。宣王鴻鴈之詩似之。及比年豐稔。米斗直三四錢。而百姓怨嗟者。知上之不恤我也。宣王黃鳥之詩似之。

我行其野。刺世俗衰薄。又甚于黃鳥之詩。蓋黃鳥猶指平人。是詩則責諸姻戚矣。皇皇郊野之中。倚樗以爲蔽。采蔉以爲食。其栖栖之意可想也。昏姻相投。不我肯顧。雖託宿猶不見容。況就居乎。末章申言彼豈不知親戚之義者。棄舊姻而求新特。爾誠若此。亦未必遂有益于己。徒然爲異而已。蓋人之厭舊喜新者。一見其人。情態卽異。新者何遽有利于我。舊者亦何遽不如人。二三其德。政自不能免爾。（案）我行其野後當次斯干。今缺。

無羊。宣王考牧。詩人借牧人而美之也。爾、指牧人也。三百維羣。不止一羣也。九十其犉。犉之外其數多也。其角濈濈。不觝觸也。其耳濕濕。潤澤無疾也。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各適其適也。爾牧來思。蓑笠負餱。牧人閒適無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三十維物。一色者以三十爲別。用牲于是乎取之。周官牧人。專掌六牲。今牲既具。牧人之職盡矣。又從而申言之。畜性馴擾。牧人閒適。蒸以爲爨。分別其牝牡。使不相亂。爾羊性狠而敗羣。今也矜兢然自適而不驕。不騫則不至于疾走而亂行。不崩則不至于羣走而潰散。以手麾之。悉如人意。其馴擾可知矣。牧人無事。安寢作夢。或衆而魚。或旟或旐。莫知謂何。大人占之。因象得類。知

年豐而民庶。邦之有慶。莫大于此。夫室成而落之。必有祭焉。羣牧亦有室宇。故得與考室同爲贊頌之辭。皆以吉祥終焉。

節南山、家父責難于其君也。南山節然。巨石巖巖。猶師尹之尊嚴。爲下民所瞻仰也。憂心熾然。將正言之。懼其得罪也。昔厲王監謗。以至大亂。國命幾絕。上亦何用于此。今不監矣。庶幾可以有言。二章言南山節然。雖巉巖可畏。然其中平坦寬廣。草木生焉。今師尹外爲嚴峻。內實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災。民方訛言。曾無懲戒之心。嗟惜之意。三章直言尹氏而責之。其人爲國之根柢。秉國之權衡。四方倚之爲維綱。天子賴之爲毗輔。使斯民不至于迷惑昏亂者。皆太師之責也。天乎。獨奈何空人之國如是哉。四章明示義理而誨諭之曰。事不躬親。雖庶民弗信。彼從仕者。子弗親問。則不可使仕。勿罔人君謂已問而得其實也。務平其心。止而勿用。無使小人爲國家殆。彼姻婭之瑣瑣者。亦勿使得美仕可也。繼此言尹氏不足責。遂責難于其君。故五章言天不佑于我家。生此小人。爲妖爲厲。百姓莫不懷怨毒之心。使爲人君者。心有所止。不至于泛濫無別。心懷至平。不至于偏黨多私。則百姓之心亦必休息。而惡怒之意皆忘矣。六章言天意不弔。亂未底定。隨月而生。民意皇惑。吾心憒憒然憂之。今者誰秉國成乎。秉非其人。君上何不自攬其權。而卒勞苦至此也。七章言憂亂之切。欲駕四牡而他之。四方無可往者。蹙迫若此。往必不達也。八章言朝廷之上喜怒無常。怒則干戈以相向。喜則酬酢以相歡。俄頃之間。喜怒易變。其不可恃若此。所以懷欲去

之志也。九章言天意未平。使王心不寧。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其正己者。末章輸寫情素。自言作詩諷誦。熟究王心所以致此者。願吾王一改是心以養萬邦而已矣。

正月、大夫閔亂之詩也。世之將亂也。君子隱憂或諷或諫。而避禍者去位。小人得意。窮奢極欲。而甚者賣其國。下民柔弱者無自存之計。強梗者有倡亂之心。是詩皆有焉。憂心京京者。君子也。飲酒洽比者。小人也。惸獨者、柔弱。訛言者、強梗也。首章言正月隕霜繁盛若此。民之訛言又甚于天災。人皆玩視。我獨憂傷自憐。小心憂隱如鼠。至于疾痛也。二章言父母生我。適當此時。遭彼訛言之人。或美或惡。悉自其口出。吾憂心愈增。彼乃侮言見及。三章言憂心孤苦。既念其身。又念其民。獨未知國將安歸。我輩于何就食爾。四章言空國無君子。獨中林纔有薪蒸而已。民方危殆。視天夢夢然。殊不省察。何也。已而曰。天特未定爾。既定。則靡人不可勝。勝、猶言加也。上天豈憎人而生亂耶。特天之未定爾。五章言岡陵之高。人所見也。民之訛言。乃以爲卑。其變亂是非若此。寧莫懲戒。使之滋甚乎。世之將亂也。其桀黠小人喜言卜相。驚動愚民。又自詫其神聖。使人歸己。故招故老而占夢。聲言于人。自謂已聖。彼愚民者。更相告語。翕然共信。亦孰知其眞是眞非乎。六章言天甚高矣。猶曲身而立。地甚厚矣。猶蹐步而行。懼之至也。彼小人者。乃無所忌憚。但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不知此人者。胡自爲虺蜴以毒害平民乎。七章言阪田之中。有特然之苗。孤立而難保。天又摧挫之。盡用其力。如不我克。然假天以爲辭也。彼其始求我以爲則也。如恐不得。

及其既得也。但堅執我如仇讎然。既不俾之去。亦不使之力。何也。八章言心之憂結。不特民言之訛。今茲之政。胡爲若此危厲也。火方燎原。尙不可滅。孰謂宗周之赫赫。今乃爲褒姒所滅乎。九章言終日永懷。憂念不釋。又迫陰雨。跬步不前。車既載。將欲有行。棄爾輔而無倚仗。輸爾載而滿積不已。于是時而求人爲助。不亦晚乎。此晉惠公號虞鄭之時也。十章言欲車之不敗乎。則無棄爾輔。增于爾輻。屢顧僕則不敢輕進。不輸載則車輕可行。若是而可以越險無虞。曾不以是爲意乎。十一章言魚在于沼。迫蹙無聊。雖自潛伏。淺狹易見。喻己之不可遁也。憂心慘然。念國之爲虐。使我至此極也。十二章言世雖危亂。彼有小人者。其樂特甚。旨酒嘉殽。以與鄰里親戚共樂之。獨我心殷然而憂爾。末章言仳仳者有屋。蔌蔌者有穀。獨百姓無穀。天又從而椓喪之爾。雖然。富者猶可治也。獨惸獨最可哀爾。辭意哀切。反覆詳盡。憂君憂國憂民。而憂其身微見焉。可以爲賢矣。

十月之交、向之人從事于皇父而作是詩也。首章言純陰之月。月微則可。今日食而微。陰太盛矣。下民所以甚哀也。二章申言日月之食皆無政所致也。陰氣既盛。月復侵日。何不善致此乎。三章言震電爗然。在人耳目。人情不安。無有好懷。加以山崩川湧。變異若此。今之人曾莫懲戒。指言皇父也。四章言皇父爲卿士。自司徒以上。皆其黨也。相與朋比。內又有豔妻用事。指皇父之妻。非褒姒也。五章獨指皇父言之。是詩本譏皇父。番維司徒而下。因皇父之黨而及之也。彼皇父者。豈自咎其非哉。胡爲築室于向。卽我家而與

作。無一言見及。遽徹去我牆屋。淫及土田。或汙或萊。自言已非戕奪而有之。食采于此。禮固當然也。六章言皇父自聖其愚。作都于向。氣勢之盛。自謂不戕。擇三有事之人以爲之佐。信其爲厚藏之人也。多取朝廷老成以爲之屬。使朝廷無可倚之人。又擇其車馬之良者以居于向。蓋古之小人。每城其都邑。輦其金帛。徙其豪強以實之。而又多取名勝以爲觀美者甚多。皆皇父之餘智也。七章言皇父無道。既取其室。又役其力。雖賢者不免。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自謂無罪辜矣。而讒口囂囂然。夫下民災害。非自天降。人實爲之。此所以爲可畏也。末章指向言也。悠悠我里。言脩廣也。凡我閭里。莫不病之。四方饒裕。我獨無所居。百姓閒適。我獨不敢休。皇父之故也。雖然。天命不通。順受而已。豈敢輕去鄉里。傲我友之自逸哉。始驚天變可畏。中憤皇父之不道。末乃歎其身之憂勞。而卒歸于天命。不敢怨焉。爲此詩者。亦賢矣夫。

雨無正。前輩以詩義不可曉。當闕疑。此詩似周宗所作。刺朝廷之士緘口結舌引身而去也。首章言天道浩浩然廣大。惟在我者不長其德。故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非天之故也。旻天有甚疾之威。苟在我者弗慮弗圖。彼有罪者既伏其辜。則無罪者亦淪胥以徧矣。蓋言天命無常。惟先事而慮。未事而圖之。則可以免。不然。其爲罪均也。二章云。周宗既滅。言翦除宗室。存者無幾。似爲己言也。正大夫者皆離此而居。不知我勞勤。三事大夫莫肯在公。邦君諸侯莫肯來朝。人情離散。亦可見矣。庶幾王有所懼而爲善。反出而爲惡何也。三章呼天而告之。下有法度之言。奈何君之不信。如行邁而無止也。凡百君子。獨善其身。則有之

矣。胡爲乎不畏于天。弗慮而弗圖也。四章言兵戎已成。饑饉已遂。獨左右侍御之臣憯憯日瘁爾。所謂君子者。莫肯告之于王。王聽其言。則隨問而答。人或見譖。則遽請而退。曾無眷戀之意。其自爲謀則善矣。五章言不能言之人。言不出諸口。則無繇可去。以至憔悴其身。能言之人。巧飾虛辭。故能脫身而去。以處于安樂之地。世亂則人臣以得去爲幸故也。六章言君子之去者皆曰。往仕則事急而且危。故相率而不肯仕爾。使我言其不可使而聽其言。則有負于天子。言其可使而勸之留。則朋友必且相怨矣。七章言離居之人。勸其遷于王都。使復其舊也。乃以無室家爲辭。鼠思以泣。言隱憂飲泣之意。不敢顯言之。有言則人爭疾我矣。彼昔離王都之時。誰爲爾作室于外。今乃以未有室家爲辭乎。（案）兩無正後當次小旻。今缺。

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脊令。似非疏者也。首章言鳴鳩而欲戾天。力微不足以高舉也。微弱之人。欲有言于人君。猶鳴鳩之欲戾天。詩人自謂也。意欲有言。而力不可言。此所以憂傷、念先人而懷文武也。二章言人亦孰不飲酒者。但齊聖之人。飲酒溫克。彼乃昏然無知。一醉之後。日甚一日。愈不可解。侍飲之人。宜敬爾威儀。天命不可再得矣。言國之將亡也。三章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至微也。生于平原。民猶不敢輕棄。必采取收藏。況爲子而棄其父之業乎。蜾蠃無子。負螟蛉之子而教誨之。猶能克肖其類。況爲子而不能從父之訓乎。四章言視彼脊令。每能飛鳴。急難相呼也。今我行役于外。始也日邁。繼而月征。猶不敢忘君。而告之夙夜不忘。無忝爾父。可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于父。此非兄弟。誰其言

之。五章言桑扈啄粟。猶肉食之人而爲饔餼之食也。詩人自嘆若此。固甘心焉。獨哀夫塡寡之人。上以爲宜岸宜獄。無繇可出其家。握粟而卜之。不知何時能善也。末章言世亂則小人得志。善良恐懼。溫溫恭人。惴惴小心。其謹畏亦甚矣。如登高而恐墜。如臨深而恐隕。如履薄而恐陷也。哀塡寡而憂恭人。懼其君之不能長存也。可謂怨而不傷矣。

小弁、太子之傅作也。首章言鬻斯弁然。意欲反哺。故歸飛提提。民亦莫不有父母。得以爲善。我獨遭罹此禍。不得孝養。身陷于惡。曾禽鳥之不如。小民之不若也。何罪於天。而至於此。心之憂矣。無可奈何云爾。二章末暇憂己。先憂周室之將壞也。周道坦夷。鞠爲茂草。國將亡矣。惄焉如心之擣。疚焉如首之疾。假寐長嘆。憔悴以至老。憂之至也。三章言里有桑梓。猶知愛敬。況在父母。朝夕瞻仰。今也內外無所繫著。若無父母然。不知我生之辰安在。至於此極也。四章言柳之茂密。鳴蜩噪焉。淵之深杳。萑葦生焉。猶人君無寬廣平易之心。讒言紛亂之多也。讒言易入。無所容身。譬彼汎舟。莫知攸止。心之憂矣。雖欲假寐。亦不能也。五章言鹿之疾奔。猶待其類。雉之朝鳴。猶呼其婦。今輕去其后。略無戀戀之意。又翦其枝葉。如壞木之有疾也。憂心若此。寧莫聞乎。六章言兎投於人。猶擁護之。道有死者。猶掩藏之。君子執心若此。其忍乎。故憂心而繼以隕涕也。七章言君子聽信讒言。如相酬酢。何其相得之歡也。略無恩意少舒暇之。以究其是非。彼伐木之掎。猶懼其折。析薪之杝。猶順其理。舍彼讒言之罪。而誣罪於予。其可乎。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言人情險於山川。其高深特又甚焉。君子無輕發言。聽之者必將文致其罪矣。已而知其不可奈何。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曰無壞我基業之意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見容。又奚暇恤其後乎。

巧言。大夫傷於讒。望其君而怨其人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此疾痛呼天與父母之意也。亂之爲言。讒人交亂之謂也。天降喪亂。亦既威矣。亦甚大矣。予、謹畏無罪之人也。安得有是乎。二章言讒人之始亂也。君子泛然涵容。無所可否。浸潤不已。遂至于信讒。人君聽言。有賞罰二柄而已。怒其讒者。亂可以速沮。賞其被讒者。亂可以速已。如之何其泛然無別也。三章言君子既無所賞罰。始也。聽受讒言。不能無疑。至於屢盟其羣。終也。信盜人之言。遂至於暴亂。正繇盜言甚甘。如人嗜食而不自知也。彼譖人者。柔佞軟媚。豈曰安止。小心以服事其上。其實則爲王之病而已。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兎之躍。遇犬則獲矣。五章言柔弱之人。易足搖撼。君宜植立之。往來之言。易於浸潤。心焉。宜記數之。蛇蛇碩言。謂正大之言。舒徐容與。無愧於心。故宜於口而無疑。若夫讒巧之言。微說形似。呫嚅昵昵。或高或下。且怨且訴。如笙之有簧。此無他。顏厚有歉故也。觀於斯二者。君子小人之言辨矣。末章望其君而不可復返也。故怨其人而冀其自息也。彼讒人者何人哉。威儀技藝不足以動人。朋類儔匹不足以鼓衆。徒多爲謀。而不知其身之將亡也。蓋亦幾乎息矣。

何人斯。暴公雖譖蘇公。是詩不指言暴公。而怨其從行者也。首章言彼何人。指從行者言之。皆蘇公之友附暴而棄蘇者也。其心孔艱。謂其艱險多事也。過我橋梁。不入我室。自謂隨暴公經從而不敢見也。二章言從行者二人。誰實爲此禍。以譖我於暴公。不然。胡爲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始者相與不如。今日云不我可。不可、猶所謂不可於光祿勳之意也。三章言彼何人者。胡視我陳。陳者、屋壁壁壍之側也。過陳而聞其聲。特不見其身爾。爲人若此。縱使不愧於人。亦不畏於天乎。四章言彼何人者。如飄風然。不自北。不自南。適當吾之前。使其經從他道。聲音不相聞。吾心平焉。過其前而聞其聲。徒以攪亂我爾。五章言謂汝安行乎。何爲不舍於我。謂汝速行乎。則有暇而脂車。然則子安行矣。特不屑見我爾。在我固不敢望。苟得一來。則我心釋然。云何睢盱而望子乎。六章言子往而不來。猶之可也。還而一來。則我心坦然。今也還而不來。則不相合。所以難知也。苟得一來。使我得以祗敬迎候。豈不然乎。凡此數章。皆所謂極反側也。七章言始者友愛如兄弟。如壎如篪。謂相應和也。貫如貫珠。謂合比爲一也。今若此。信不我知矣。當出三物以爲詛爾。親親之怨也。末章言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見。能致毒於幽闇。若人者。以彼有靦之面目。與人相視。未有已時。豈當如此舉事乎。故作此好歌。以極其反側之意。反覆論難。盡其情而極其辭。緩而不迫。怨而不怒。使聞者羞愧。無以自解免。此所謂好歌。今人親愛之爭者。不爲疾聲詈語。曰吾以禮好相問。亦此意也。

巷伯、寺人作也。寺人之讒。非在外庭。其徒實爲之。故序詩者知其爲巷伯。蓋巷伯寺人之長也。忌疾窺伺。

最爲深險。作此詩者咸其朋類。故極其怨毒之詞也。首章粲然成文。由於萋斐。事有羅織而成者。其文致可見也。彼譖人者爲巧若此。亦太甚矣。二章言星象在天。本無定名。正由其舌哆然。故成其爲箕。彼譖人者。誰與之謀。使口舌之廣若此乎。三章言譖人者本無他技。惟緝綴語言。翩翩然順入而已。明知聞之最易覺悟。汝宜自謹。人將不汝信矣。四章申言之。捷捷、機警之意。幡幡、反覆之貌。譖人之術。不越于此四者。倉卒之間。豈不汝受。久而必變矣。五章言譖人者驕。被譖者勞。驕者每事如意。故動皆好好。勞者不能自保。故事皆草草。上之不察。庶幾天知之爾。六章申言譖人以及同謀之人。畀豺虎而不食。畀有北而不受。畀之有昊。庶幾天誅之爾。末章言畝丘雖高。楊園猗之。高者陵夷。則卑者迤邐而漸進。寺人不足道。懼其以卑而踰尊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當豫爲之防爾。

谷風。刺朋友道缺。先和而其後有隙也。首章言谷風和習。生長萬物。猶朋友相與之益也。已而風雨交作。則和習之意少衰矣。此無他。當恐懼之時。同心相與。甫及安樂。遂相棄爾。二章申言之。維風及頹。則迴風飄急。勢益可畏。比之風雨尤甚矣。末章言維山崔嵬。草木萎死。則是風也。飄蕩乎大山之上。其威尤甚。向之所謂習習者安在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不惟相棄而已。固將致怨焉。此其所以可畏也。

蓼莪、孝子無以終養。父母既歿。追念而作是詩也。前二章言細微之草。皆得其養。至於長大茂盛。哀我父母。生子勞苦。獨不得所養。憔悴以歿。三章言餅罄。罍罄然。尊罍之恥。寡弱無養。君上之責也。若此而生。不如

其久逝也。今無父矣。將何所怙。今無母矣。將何所恃。出則銜悲。入不反面。此終天之恨也。四章具述父母之恩。欲報無從。天實臨之。何有限極。後二章託言政暴民貧之意。烈烈、言其酷也。發發、言其疾也。律律者、峻峭之象。弗弗者、飄忽之貌。上有暴政。下有貧民。故不得養其父母。有終身之恨焉。民莫不穀。於時固有貧富不均者矣。終篇無行役之辭。知民怨其貧也。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蓋爲孝子者同此心也。

大東、刺不均也。首章言成周盛時。簋飧饛然。棘匕捄然。人其食之。均得一飽。其道平直。如砥如矢。君子服行。小人視傚。今乃不然。睠念回顧。爲之出涕。二章言小取大取。並出於東。以公子而戍役。猶以葛屨而履霜。佻佻、輕脆之貌也。往來不已。使見者心傷焉。三章言寒冽之泉。無浸已穫之薪。猶憚人之不可重困也。彼既爲薪矣。庶幾可載而歸。無使其至於腐。猶憚人宜休息之。無使其至于亡也。四章言勞役之不均也。東人職爲勞苦。而不蒙勞來。西人未嘗勞苦。而衣服粲然。不特此也。爲舟子者。得衣裘裳。斯役之子。亦有厠於百僚者。可謂不均矣。五章言上賜與之不均也。或有酒醴之賜。或求水漿而不得。彼佩璲者鞙鞙然。不以其長而得之。自維天有漢以下。言星象森列於上。無與於人事。故不能監察於下。而使我至此極也。四月。大夫遭亂。欲遯世而作是詩也。首章言四月維夏。是必以四月行役於江漢之間。歷秋冬而未歸。故二章言秋。三章言冬也。四月、夏之初也。至於六月。暑且退矣。盛夏行役。曾不少休。先祖有神靈在天。寧忍

予若此不一救之乎。二章言秋氣淒然。百卉衰矣。亂離且病。於何而歸乎。三章言冬氣栗烈。加以飄風。我獨何害。與他人殊乎。四章言行役既久。故山荒蕪。嘉木彫殘。不知其罪何以致此也。五章言視彼泉流。或清或濁。其濁者有時而清。我禍日結。是無時而能清也。六章言江漢滔滔。襟帶南方。地遠且險。今茲行役。是宜盡瘁以仕也。寧不知有我乎。七章言身非鵝鳶。欲高飛而遠舉。身非鱣鮪。欲深伏而潛匿。言自此將遁也。末章言隱遁山澤。蕨薇可以采茹。杞梓可以斤斧。予作此歌。告愬哀切。將決然而舍去矣。

北山、爲役使不均作也。觀其詩辭。言偕偕士子。大夫不均。知大夫尊養而士子勞苦也。我從事獨賢。非多之謂也。觀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辭。知宴安之人陽推其能而意實役使之也。

無將大車、與無田甫田之意同。非悔將小人也。以大車爲小人。則任重者非也。下云無思百憂。意未嘗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塵自障。而無益於行。猶憂思心勞而無益於事也。世既亂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樹也。徒自損傷而已爾。

小明、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後二章勉君子以安位。觀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此四語者。當時必有溫共靜退之人勸大夫以不仕者。不從其言。故悔恨至於涕泣。睠睠懷顧。欲出宿而從之也。已而知其不可去。乃自勉曰。凡爾君子。亦何懷安之有。靖共則不躁。正直則不撓。守此道行之。人雖不知。神必福之矣。始悔仕於亂世。終不忍去其君。可以爲賢矣。

鼓鐘、言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夫淮去豐鎬遠矣。幽王巡遊至此。亦見其流連無度。鄭氏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蓋昭王南巡至漢。故疑其爲昭王也。夫山川不殊。鐘鼓如故。賢君樂此則爲憂。前三章之意皆然。末章言鼓鐘欽欽然不敢慢。琴瑟與笙磬同音。二雅二南與籥俱不僭亂。此古之樂也。其不淫若此。言後人之不然也。

楚茨。祭之始末。略具於是。君子可以觀禮矣。首章言去茨棘而藝黍稷。以爲粢盛酒醴。享祀妥侑。大受祉福。二章言有司恭肅濟濟蹌蹌。以潔其牛羊。剝烹陳列。奉承以進。祝祭於祊。求神之道咸在。祀事孔明。隱然之理昭著。於是先祖大其禮。神保歆其祀。孝孫有慶。則受福而得壽矣。三章言執爨之人踖踖然而敬。薦熟從獻。莫不咸備。王后靜一。薦其庶羞。其品甚衆。已而賓客醻酢。禮嚴而情洽。於是感格於神。報以福壽矣。四章言禮行既久。人雖甚倦。禮不敢失。於是工祝致福於其君曰。享祀馨香。神享其物。百福之來可卜也。如幾則遲速及時。如式則豐約適中。齊稷匡敕、致其敬戒之意。永錫爾極。予以建中之福。至於萬億斯年之久。此皆祝嘏之辭也。五章言禮儀既備。工祝告成。神醉尸起。送尸而神歸。於是宰夫徹饌。九嬪贊獻。徹豆籩已。乃燕同姓於東序。故曰備言燕私。末章言燕私之禮。其始之祭也。樂具入奏。祭畢而樂出。既燕而樂復入。將與同姓安福祿。于其終也。爾殽既行。無胥怨而有胥慶。醉飽之後。長幼致禮。歸美於其君曰。神享是祀矣。使吾君壽考。禮。時爲大。順次之。今既順且時。謂無一不盡。子子孫孫。幸勿失墜。而日引之

以至於無疆也。前五章神致福於孝孫。後一章臣歸美於君上。非光昭於神人。何以及此。

信南山、與楚茨詩相類。楚茨言祭祀之禮。推至於藝黍稷。信南山言稼穡之事。極至於奉祭祀。曾孫、指后稷公劉以下。歷代皆然也。首章言此南山之野。父老相傳。自禹時已經理之。信矣我曾孫世治此田畇畇然。言其墾辟均一。無曠土也。衡從東南。言疆理之正也。二章言自冬有雪。至春有雨。優渥霑足。曾孫得天。天惠於民。無有虧闕。能生此百穀也。三章言疆埸嚴整。黍稷茂盛。曾孫取此以爲酒食。享尸以及賓。受此壽考至於萬年也。四章言田之所出不惟粢盛也。又有瓜焉。可以爲庶羞之菹。以獻皇祖。自盡其力。以供祭祀。此其所以壽考而受天之祜也。五章始言牲牷之薦。祭祀以粢盛爲主。牲牷次之。故曰從以騂牡。言毛血而不及體薦。言其始也。末章總言祭祀之馨香。曾孫之福嘏。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皆言黍稷以及祭祀。特詳略不同。盡稼穡之事。先以奉祭祀而後自奉養。不特黍稷。凡物皆然也。

甫田、與大田相類。歷言田事因及祭祀祈禱而已。前二章爲君言其民。後二章爲民言其君。倬彼甫田。倬之爲言、彌望而可見也。歲取十千。昔者取諸公田。以共上也。我取其陳。今者取諸廩歲。以予民也。此事從古已然。故有年至於今。今者往適南畝。見農人之耘耔。覩黍稷之茂盛。或有介助者。或有止息者。於是進其俊士而勞之。憫其勤也。次章言取其粢盛犧牲以祭社與四方。我田既善。可以爲慶矣。而成終實難。於是復有甘雨之祈。以相我稷黍。使民皆有常心。髦士、稷黍士女、皆言我。取其親愛之意也。三章言曾孫至

田間。見農夫婦子饁餉以饋。田畯至止。與農人狎熟。攘臂于其間。品嘗其食。欣喜可想。長畝之禾。不易治也。既終此畝。禾善且多。曾孫見此。不怒而喜。夫君民雜處。抵掌歡笑。且耕且食。由小人觀此。自謂失禮。有忤於君。今也曾孫殊不以此爲怒。其愛我甚矣。故農人手足輕利。益致其敏。此皆自喜之意也。末章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彌望高下皆滿。謂其未收藏者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蓄積高而且大。謂已收藏者也。自一粒以上。皆曾孫之物也。不惟此也。求千倉與萬箱。蓋已成之倉露積矣。已有之箱捆載矣。復求多焉。言不勝其衆也。黍稷稻粱。莫不咸備。此農夫之大慶也。何以報吾君乎。惟祝其萬壽而已。

大田之詩與甫田不類者。甫田言省耕。大田言省斂也。首章備春耕夏耘之事。言苗之碩大者。曾孫之賜也。次章言苗稼盡善。無稂莠之害。無螟螣之賊。田祖之神畀螟螣于炎火致然也。三章言雨澤之及時。公私之皆善。刈穫之富而利及鰥寡也。末章言其君省斂。而因以祭祀。介此景福也。君民之情如此。夫安得而不治乎。

瞻彼洛矣。此詩似思宣王也。自成王營洛之後。雖不遷都。而每會諸侯於此。謂其道里均也。故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謂之復會。則前者屢會而後來不然也。此詩言六師鞞琫。爲武備言。似宣王會東都而選車徒之意也。諸侯來朝。天子錫予。所以福祿如茨也。服其韎韐。以作六師。諸侯助天子習武事。作者興起之謂也。福祿既同。謂天子與諸侯均此福也。昔者君子至止。咸願其享有萬年。保其家邦。今乃不然。

此詩人所爲歎也。（案）贈彼洛矣後當次裳裳者華。今缺。

桑扈主交際而作。故首章言交交桑扈。末章言彼交匪傲也。桑扈交交。有文粲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肯之爲言相也。君子相樂。則上可以受天之福。下可以爲國之翰。君子、通上下言之也。爲國屏翰。百辟所法。苟不戢。則放縱自恣。不難。則輕易自如。其受福亦不多矣。君子之交際。惡可以不謹也。末章言獻酬交錯之際。觥雖觩然。酒雖甚美。人情雖若易縱。猶思謙下之道。無傲慢之意。宜乎萬福之來如有求于我也。鴛鴦、思古明王不暴殄天物出入無度也。鴛鴦於飛。始設畢羅。鴛鴦既止。戢翼自如。此聖人弋不射宿之意也。乘馬在廐。摧秣自適。畋游簡省。馬閒無事。此古人卻走馬之意也。其仁儉若此。宜乎福祿之盛也。

頍弁、刺不親睦也。昔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於囿。觀頍弁之詩。幽王殆類是矣。首章言頍弁而來。實爲何事也。酒食既設。久而得見。親莫如兄弟。乃間隔若此何也。已而自覓曰。蔦與女蘿。無松柏則無以生。今我生於王猶是也。未得見王。憂心烱然。儻得見王。庶幾悅懌乎。二章言頍弁而至。實爲何期。蓋期我以食也。酒食既設。兄弟皆來。而未得見何也。與首章意同。末章併甥舅言之。蓋相期者非止兄弟也。頍弁在首。言不敢釋弁而歸。猶束帶以待命之意也。已而自傷曰。國勢將亡。譬雨雪之先霰。死喪伊邇。相見無幾。盍於今夕宴飲爲樂乎。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車舝、蓋托言于嬪御而作是詩也。其意與關雎相類。關雎求而得之。車舝求而未至者也。關雎以比興言。

車牽直致其欲求之意也。首章言聞關車聲。將欲有行。以迎此季女。吾之心本非飢渴。望德音若飢渴然。德音、謂佳音也。德音來至。吾心歡焉。同志之人。相與燕喜。可也。雖無好友。自謙之辭也。二章言平林寬廣。有鷮焉、集而依之。猶令德碩女。其心寬平。以時來教。在王宮者。皆有所依。式燕且譽。好爾無厭斁矣。三章復申言歡樂之意。雖酒殽菲薄。姑飲食自適。繼以歌舞。雖無德。亦謙辭也。四章言登高岡而望女。柞薪之葉。滑然若有所蔽。析而去之。庶幾得見車馬之來。以寫我心。此望望之意也。末章言高山仰望。景慕其行。必且戒行矣。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言車馬在道。調適和順。行且至止。見此新昏。庶幾得慰我心。首章言季女。末章以新昏言之。蓋有次第也。

青蠅、大夫戒聽讒也。夫青蠅止于樊籬榛棘之間。固未害也。然營營之意。殆將未已。知其將至而豫防之。可也。人之剛明者。讒言難入。豈弟樂易。讒言易興。夫讒言之志。無極不極。其毒不已。其始也、害極天下。其終也、禍及國家。若江充之類是也。故此詩始曰交亂四國。終曰搆我二人。指人君至親密者言之。不使遺餘一人也。青蠅之詩。與采苓不同。風主於諷。故其辭緩。雅有直體。故其辭切。

賓之初筵。將祭者先行射禮。將射者先行燕禮。故首章言燕與射。二章言祭也。燕與祭之時。所以飲酒者。爲成禮也。今失禮若此、故衞武公致勸戒之意焉。首章言當初燕之時。肆筵設席。左右有序。籩豆殽核。陳設濟濟。酒既和美。飲者齊一。無有喧譁。及樂奏獻酬之後。於是抗侯而射。逸逸、言閒雅也。射者比耦。各獻

其功。猶曰某賢于某若干之意。其發矢以中的者。所以祈免于爵也。可謂賢矣。二章言奏樂以樂其先祖。合此百禮。百禮之中。莫不咸備。有壬有林。言禮之盛大可觀也。壬之爲言任也。言其盛林之爲言君也。言其大。周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椒言其馨香。壬林言其盛大也。於是烈祖錫以純嘏。子孫各盡其歡。各奏爾能。猶曰獻爾發功也。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博手談之義。賓始手仇。主黨繼之。既射之後。酌彼康爵。不中者又薦之以時物。若此。可謂禮之盛矣。三章言今之飲酒者則不然。夫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自克以禮者不能也。常其初筵之時。溫然其恭。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言其詳愼而不苟也。威儀抑抑。言其卑下以自牧也。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動而不莊。怭怭然繁瀆而不止。舍而遷坐。屢舞僊僊。此之謂既醉而失次。至於四章。則又甚矣。始焉猶曰威儀之失度。終焉不復有威儀矣。號呼讙呶。籩豆紛亂。冠弁欹側。屢舞不休。可謂既醉而不知其過矣。於是焉而戒之曰。凡飲酒者。既醉而出。則賓主皆受其福。醉而不出。伐其德性。夫飲酒所以爲德者。謂其有令儀也。醉而無儀。沈酗而已。末章申言之。凡此飲酒之人。有醉有否。夫飲酒所以立監史者。正懼其有酒過也。彼醉者人知其不善。而不醉者反以爲恥何也。其已醉者。不可言矣。其未醉者。猶可戒也。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太怠。匪當言者勿言。匪相由者勿語。由、謂事相關而輕從我也。因醉發言。使出童羖。謂醉發狂言。以無爲有。眞可羞也。大抵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三爵之禮。子殊不識。況敢多又乎。其過於三爵甚矣。

魚藻、思周之盛王。不專指武王言也。至治之世。鳥鵲之巢。可俯而闚。蓋德及鳥獸魚鼈。則皆有近人之心不然。高舉而深潛矣。魚在於藻。首尾可見。不惟在藻。又依於蒲。其近人之意可想也。此非人君盛德。何以及此。王安其居。飲酒樂豈。夫亦何事之有。世亂則民與物皆不安其生。而後其君亦不安矣。

采菽。述先王待諸侯之禮。刺今時之不然也。首章言采菽。當如鄭說。采菽之藿以供鉶羹也。此言諸侯未至。采菽以俟之。其來也何以予之。雖無美物。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必有以予之。此未至而延望之意也。次章言采芹。亦當如鄭說。采芹爲菹。以供庶羞。與前意同。見其旂旐。聞其鸞聲。與其車馬之盛。想君子之至止也。三章言赤芾邪幅。言諸侯之服飾。其自結約若此。周禮有掌交之官。故諸侯之覲天子。亦謂之交。曰匪紓者。猶言敬共而不敢慢也。既言天子所予。又言樂哉君子。天子命之。福祿申之。謂諸侯已至。見知於天子。而受此百福也。四章言柞之枝。其葉蓬蓬然。猶諸侯爲國之枝葉。庇其本根也。詩人多言柞。漢有五柞宮。蓋長安多此木也。樂哉君子。鎮撫王室。上下同福。亦惟天子左右之臣。平平然辯治。丕敢怠遑。故能率從諸侯若此也。末章言楊舟汎然。綍纚維之。故有所繫屬。諸侯亦猶是也。樂哉君子。惟天子葵之。故福祿膍之。葵垂而下向。故周禮曰。杼上終葵首。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上文意相反。左右平平。故能率先諸侯。優游宴安。諸侯亦從而戾矣。此所謂刺也。

角弓、託言百姓而歸過於其君也。人情不善。易於放肆。猶矯揉以爲弓。稍縱則反矣。兄弟昏姻不可相遠。相遠則離。離則交爭。紛亂何所不有。上之人略相遠。爾下民化之。遂至於相戕。可不謹乎。民之相怨。受爵不讓。夫有爵可爭。非下民也。託言於民。蓋必有不令兄弟爭受爵者矣。骨肉所以相爭者。大抵以利言也。若下民、無所爭矣。（案）角弓後當次苑柳。今缺。

都人士、美古人衣服之有常而今莫之見也。首章言都人之爲士者。非爲長民者言也。其服也儉。而容貌有常。出言成文。而行歸忠信。此民所視以爲儀表者也。二章以下。兼士女言之。彼爲士者。以臺爲笠。以緇撮髻。彼爲女者。綢直如髮。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儉素若此。今不復若此矣。此吾心所以不悅也。都人易侈。君子女、猶言士大夫家女。驕侈好奢。其服飾若此。他可知也。琇實、以石充耳。亦儉也。尹吉、猶言姬姜也。後二章言士女容止自然可觀。非其作意爲之也。葛屨之詩。言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非不美也。特作意爲之。此褊心所以爲刺也。

采綠。詳觀詩意。非久戍而怨曠。殆似昏姻之失時也。意有所懷。不在采菜。髮久不櫛則卷局。故言歸沐。昏有請期。過期一日。則不至矣。後二章。望之子辭也。儻得一見。狩當爲之韎弓。釣當爲之綸繩。釣而得大魚。使人縱觀。則幸矣。

黍苗從于召伯者作是詩。詩人託言以思古也。詳觀詩意。不止爲城謝設。兼平淮夷言之。黍苗得陰雨之

膏潤猶召伯南行之勞民也。二章城築集事有遄歸之言。三章師旅集事有歸處之言。皆謂其不罷民力也。四章總言召伯之功。師役二事。最爲煩民。亦最爲勞苦者。若召伯功烈如彼。百姓歌詠之。可以爲賢矣。末章召伯此行。所至安靜。水土平治。功成告歸。宵旰之憂釋然去心。今爲卿士者不然。王亦不能安也。

隰桑、思君子而不得見也。隰桑有阿。隰、卑下也。阿、卷也。庇蔭萬物。卑下卷曲。而其葉茂盛若此。猶君子有謙下之德而庇覆于人也。使我得見之。其樂如何。德音孔膠。言使我聞其德音。必膠固以附之。不可解矣。末章言我心愛此君子。其人遠遁。無從以此語之爾。然此意藏於我之心中。何日可忘也。〔案〕隰桑後當次白華。今缺。

緜蠻。古者大臣行役。小臣從之。與之共事而均勞苦也。黃鳥止於丘。言物各息於其所也。今者行役方以道遠足弱爲憂。君子不惟飲食教誨之。又以後車載之。可謂能察其微矣。

瓠葉、古者物不足而禮有餘也。瓠葉多苦。采而亨之。免首多骨。燔而炙之。先嘗之。以示其勸。繼之獻酬。以極其歡。則無有一物不可以爲禮矣。

漸漸之石。何以知其征荊舒也。北有沙漠風塵。南有山嶺谿谷。此曰、漸漸之石。山川悠遠。知其爲羣蠻也。始言不遑朝。此行恐不復再見天子也。次章不遑出。采入其阻。恐不得出也。末章憂性命在旦暮。亦不遑他念矣。〔案〕漸漸之石後當次苕之華。次何草不黃。今並缺。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讀大雅

文王、成王之時作也。推美文王之德。始受天命。至於孫子。因言商周廢興之際。知天命之可畏。使成王與羣臣知所戒懼。以取法于文王也。首章言文王尊爲民上。德昭于天。周雖積累之邦。天有維新之命。然文王自晦其德。天命亦不時至。蓋文王避遜而不敢當。天亦遲回而不欲與也。文王此心。一陟一降。常在帝旁。他何所容心焉。二章言文王勤勉之心有加無已。故能承天之錫命。以始周家之業。至于孫子蕃茂百世。不惟王之孫子然也。凡爲周之士者。雖非大族。亦世載其德。以爲周家之用。蓋天祐人君。莫大于生賢也。三章言世之不顯者。其謀猶翼翼然恭敬。蓋世族多賢。未足爲得士之盛。世之不顯。而有士若此。此其所以爲多士也。天生多士。以爲周家楨幹。使其君心以寧。蓋得人則憂心釋然也。四章言文王之德。穆穆然而和。文王之敬、緝繼而熙廣。惟其小心若此。故大受天命。向者商之子孫。其數甚衆。今皆侯服于周。非天命何以及此。五章言商轉爲周。天命無常如此。不惟商之子孫然也。凡爲商之士者。皆黼冔而助祭于周廟矣。今爲我周之臣者。可不念及文王乎。不然。與商之士均矣。六章申言之。念爾祖者。宜修厥德。永言我周家配天之命。亦所以自求多福也。昔者殷之未亡也。固嘗配天矣。今忽焉而亡。宜鑒于有殷。知大命

之不易也。末章言受命不易。宜有以答之。人之一身。萬善具備。無自壅遏。使善端形見于外。宣布昭明。又時時虞度殷之所以棄絕于天者以自戒懼。夫上天之始。無聲無臭。言其發端甚微。不可意而度。但能儀刑文王。則萬邦作信矣。蓋文王與天爲一故也。

大明、推文王太姒之德施及于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天理可畏。在下之善惡昭明。而在上之威命赫然也。天不可信。爲君最難。以殷之正適。居天王之位。忽焉而亡。其可畏也若此。是時天眷佑有周。摯生任氏。以配王季。遂生文王。文王之德。應天心而受多福。莘生姒氏。以配文王。遂生武王。武王之功。奉帝命而興王業。三世相繼。篤生聖人。可爲甚善矣。造舟爲梁。言文王親迎之不敢慢禮也。不顯其光。言文王不以周之大加莘之微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武王誓師之辭。所謂奉天討罪也。

緜、推文王以及太王也。生民之詩。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緜之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夫有土有民。可以立國。自后稷封于邰。然後有民。其後中衰。公劉遷于漆沮。民復生業。故二詩竝言之。太王去豳。居邑未定。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家室也。詰朝走馬。循水而西。相視原隰。與姜女偕行。蓋倉卒之際。民未奠居。夫婦同其艱難。不敢卽安如此也。得邑于岐山之下。土地肥美。定謀而卜居。築室于茲。言先爲民立家也。慰安其民。止息于此。正其經界。立其疆畎。自西徂東。執事周徧。歸市之民。無不得所矣。然後自治其家室版築之工。始營宗廟以奉其先。立冢土爲百姓立社。戎醜攸行。則舉國之衆皆來助矣。蓋社與追肯竭作。人情

背然也。肆不殄厥愠一章。專指太王言也。太王治岐。正以避狄。邑居既成。太王不敢懷愠于狄。求以殄絕之。皮幣之問。不替曩者。迨夫喬木既成而立國鞏固。行道欣悅而商賈願出。彼混夷者。雖有奔突之勢。但張喙而息。亦無所用其噬矣。末章收功于文王。虞芮質成。四方諸侯日益歸周。文王愀然恐懼。蓋自漆沮生民之後。至是民生益盛。文王竭力以事其上。但曰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而已。他不敢知也。共爲臣之職。以服事殷。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

棫樸。言文王能宜人。以勉成王也。白棫之木。樸屬而叢生。非大木也。取材不遺焉。言文王取材于微也。周禮有槱燎。蓋積木以燎謂之槱。辟王之濟濟。由多士之濟濟也。故曰左右趣之。奉璋者不止于助祭。他亦有用璋者。左右奉璋。言執事之人也。髦士攸宜。猶曰無非正人也。第三章最爲難說。王者有行。六師畢從。何與于官人。且王者之行。不先戒命。彼六師者。汲汲然而及之。此殆楚莊王伐宋之事。非所以語文王也。夫天子征行。非必盡發六鄉之士。其近畿諸侯。必以師行。受命于天子。以備六師。瞻彼洛矣之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諸侯也。淠動也。利涉大川。實假舟楫。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諸侯奔走以從。猶烝徒之駕舟也。內之左右罔匪正人。外之諸侯奔走從事。此文王作人之效也。夫雲漢爲章于天。猶多士生于王國。爲國之華也。作人之效。久而後見。今周王壽考。其遐遠若此。豈不能作人乎。作人之道。如金如玉。因其質而成其文。昔文王作人若此。爲今王者。可不自勉以綱紀四方乎。得人則可以維持天下也。

旱麓、言周之先祖干祿求福之道也。旱山之麓。無木不萎。而茂盛若此。猶殷之無道。斲喪下國。周家之業。獨爲茂盛。果何修而得此。豈弟君子。干祿于天。故能享有是祿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所謂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表裏洞徹。無有瑕玷。若此。宜夫福祿之來下也。不惟此也。作成人材。如鳶飛魚躍。悠久培植。以貽後人。所以長有福祿。由人己之兩盡也。此後言受福之實也。奉其犧牲。陳其酒醴。以享于鬼神。受此多福。何也。豈弟君子。爲神所勞。猶柞棫茂鬱。爲民所燎也。葛藟蔓延。施于條枚。言子孫有所依託于先祖而然。首章言干祿。末章言求福。以豈弟而干祿。以不回而求福。何嫌之有。

思齊、形容文王所以聖也。文王以太任爲母。太姒爲妻。母德之教固多矣。婦德之懿。亦文王有以致之。文王之德。無怨怒于明神。故能刑于寡妻。家齊而國治也。婦人至寡弱。乃至難化也。惟無愧于幽明者能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此最善形容文王者。不顯如有以臨之。無射如有以保之。此謂不貳其心也。不特此也。文王無怨嫉之心。故戎疾而不殄。盛德大業。無有瑕玷。猶且兢業恐懼。無所聞而亦式。無所諫而亦入。可謂盡善盡美矣。末章言作人。謂人己之兩盡也。夫詒謀燕翼。專在作人。故三詩言文王之德皆及之。然是事非旦暮之功。故以壽考遐遠不斁言之。

皇矣。言天眷有周。始于太王之遷。次至泰伯王季之遜。末至于文王之伐密崇也。首章言上天監觀下國。求民底定。維此二國。非夏商也。詩云商周。何與于夏。況此維此二國。則有所指言之也。竊意是詩末後四

章。言文王伐密與崇。指此二國言之也。湯伐桀。自葛載。文王成王業。自伐密崇始。觀史記載簡子事。知伐國而有者。天所與也。此二國者。其政不得乎民。天將取而代之。故究度四方之國。然天意須猶假之者、言久也。二國長惡日甚。帝實憎之。故眷眷于西顧。與之二國而使處焉。此章總敍一篇之意。故其後析言之。自作之屏之而下。言太王遷岐事也。故終之曰帝遷此明德之人。指太王言也。太王初遷之時。芟除植藝。以成都邑。向也韋莽險峻。今也串習平夷。來者載路矣。天立厥配。蓋指姜女生王季。太任生文王也。聖賢相繼。受命固矣。三章言帝察于岐周。其山有柞棫之拔起。松栢之茂悅。其國勢少定矣。于是焉與之立國。使對于天下。始自泰伯王季。有泰伯遜國之美。又有王季友愛之誠。故慶源篤厚。載錫光榮。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受西伯專征之命矣。四章申言王季之德。始也帝度于四國。今也帝度于王季。而知其心克類。謂繼世如一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故有此大邦。然克順克比。不自驕大。以和協人心。至于文王。其德靡悔。故受福以施孫子。言聖人之德以無悔。猶曰庶無罪悔也。後四章兩言帝謂。觀此一篇主意。似爲伐密崇起也。天心灼見文王。謂其無畔援歆羨。其心泊然。世念不形。獨濟人于險。此心不忘爾。今密人敢爲無道若此。故赫斯怒。以遏亂略。所以厚周家之福。以對于天下。對天下、猶答其師之謂也。然文王臨事而懼。依其在京。不敢輕用其力。視密之山川如其山川然。無侵削堙塞之患。得密之後。徙居岐陽。遂爲萬邦之主矣。不特此也。天心又謂文王。予愛爾明德。不大聲譽以色。所謂色取仁者無有。不長諸夏以兵革。則文王

非佳兵矣。默然與天爲一。今也乃有仇方如崇者。故文王與兄弟之國共伐之。始也閑閑安安。欲以致附之。三旬不服。不免肆伐絕滅之。伐人之國。無拂于四方之心。非仁義之師。何以及此。

靈臺、述文王之所以樂也。說此詩者見臺沼靈囿與辟廱同爲一篇。故言其同一處。夫公宮左右爲臺沼靈囿。又爲辟廱。地相附近。詩人詠歌之辭。雜出而互見。何必同爲一處。始也言靈臺經始之易。見其與民同樂也。中也言靈沼靈囿之適。見其與物同樂也。末乃言文王之樂不在靈沼靈囿而在辟廱也。大雅述文王。其要皆歸于作人。此致治之本也。

下武、美武王能繼三后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下武之詩。武王可謂善繼志善述事者矣。周有哲王。世修文德。以武爲下。大抵世有武則尚武矣。哲王則三后是也。三后之靈在天。今王配之于京。何以能配也。世有令德。作而求之也。夫惟能配三后也。故能配天受命。以成王者之信。爲下士之法。若此。可以爲孝思。孝思可以爲法矣。夫民信不易成也。成王之信。數世而後能致之。其難若此。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言天下諸侯來應順一人之德而媚之。此所謂下士之式。孝思若此。宜乎嗣有大服。昭明而不可掩也。又從而申言之。諸侯之來者。其昭明若此。由繩其祖武而然也。繼自今萬斯年受天之祜。諸侯來賀。佐助天子。雖萬年猶一日也。

文王有聲、述都鎬之意也。首章言文王所以有聲者。能述前人盛大之業也。述前人而求其所以寧。述前

人而觀其所以成此文王之所以能爲君也。下二章言文王作豐。既築城矣。又爲之溝洫。而作豐可謂能稱矣。豈曰棘其欲而率意妄爲。正欲述前人之業以爲孝也。四章言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蓋豐水出于豐城之下。四方諸侯來朝于周。文王出而迎客。會于豐之垣。咸滌濯于此。猶湯沐意也。四方同歸于周。周爲四方之楨榦。蓋文王未爲王故也。五章而下。皆言武王也。豐水東注。四方諸侯由豐水而朝周。詩人見豐水而思禹功焉。皇王爲君。四方來朝。比于文王。其功大矣。六章言武王都鎬。先作辟廱以養人材。時宗廟皆在豐也。武王所以都鎬之意。爲四方來朝者豐不足以容之。猶成王營洛以朝諸侯。取其道里均也。七章言武王宅鎬。非出己意。龜兆告吉。武王特成之耳。末章言豐水有草。其都邑之美。武王豈不欲從事者。蓋諸侯與天子都邑不同。將傳之子孫。以燕翼之。不得不然也。燕、言安。翼、言助也。（案）文王有聲後當次生民。今缺。

行葦。時方太平。燕同姓以及賓客養老也。行葦當道。牛羊勿踐履。非特牛羊之馴。牧者有仁心焉。猶魯恭馴雉之意。行葦得宜。生意可掬。即此可以觀治矣。戚之爲言親也。親親如兄弟。莫有相遠者。具爾、猶言具在目前也。于是肆筵授几。以燕樂之。觀二章三章之辭。歡洽可想也。自敦弓既堅而下。言燕賓客也。公與族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天子之禮。亦當然也。今也序賓。則賓客固多矣。又曰曾孫維主。知其燕賓客也。既射之後。曾孫酌大斗以祈黃耇。蓋賓客之中有年高者。君親酌而祈焉。祈有頌禱之意。下文云以介景福。祈黃耇之辭也。以引以翼、引、猶引年之引。翼、言扶持也。太平無象。萬物得宜。人君燕樂同姓。以及賓

客耆老。此至治之象也。

既醉。言成王既祭而燕羣臣。羣臣既醉而歸福于其君也。首章致羣臣之言曰。吾君既醉我以酒矣。又飽我以德。惟祝君子萬年。介之景福也。二章申言之。不特介福而已。介之昭明。則君德著矣。且不惟昭明而已。昭明有融。新之又新。加以高朗。既明且遠。令終、非謂考終命也。事之始治甚易。其終實難。後世賢君。多不克終。一再傳之後。繼以衰亂。此非所謂令終也。今祝以令終。雖未可知。然有其兆矣。況公尸嘗告之乎。公尸之告維何。自此以下。皆述公尸嘉告之意也。當其祭時。籩豆靜好。羣臣雝肅。況夫君子有孝子。謂嗣子之助祭者。宜乎其受福也。天既生孝子矣。其慶無窮。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內。當得賢助。祚胤繁昌。天命之祿矣。不惟此也。景命益附。何以言之。繼是以往。予以女士。從以孫子。益得賢妃淑女以配君子。子孫皆賢如太姜任姒。其爲福也長矣。（案）既醉後當次鳧鷖。今缺。

假樂、嘉成王之君臣相與也。說者謂有賡歌之意。信然。此詩每章四句。序詩者分爲六句。故意不連屬。當從四句爲正。首章言假樂君子。猶所謂優游爾休也。有顯顯之德。宜于民人。故能受祿于天。二章言天既命之。又從而申之。故使之受祿無算。子孫無疆也。三章申言人君之德。穆穆、言其和。皇皇、言其恐懼也。德宜爲君王。不敢過差。以忘其先祖。一惟典章法度是式也。四章言威儀抑抑然謙也。德音秩秩然繼也。無怨無惡。心無偏倚也。率由羣匹。謀不自用也。羣匹、猶言臣鄰也。五章申言受福之實。爲四方之綱紀。海內

有所維持。是乃所謂福也。綱紀四方。至尊嚴也。與羣臣爲友而燕樂之。又何其平易也。末章言百辟卿士。蒙被人君之德。亦思所以自媚于天子。何以媚之。究心職業。使百姓安止。是乃所以媚其君也。（案）黃震日抄云。諸家以六句爲章。峴隱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君臣相與若此。可以爲至治之世矣。（案）假樂後當次公劉。今缺。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簡質之可以事天。平易之可以近民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當艱難之時。有簡質平易之意。此固民之所歸也。酌行潦之水。可以供酒食。備滌濯。其簡質若此。然則豈弟君子。平易近民。豈不可爲民父母乎。禮節繁多。其意暌隔。謂之尊嚴則可。謂之豈弟則非也。

卷阿。美人君能下賢。賢者來游。以歌詠其德也。阿惟卷然。故飄風南來。君惟豈弟。故賢者來游。矢音而爲歌也。自二章以下。皆歌辭也。天下無事。士宇廣大。受祿于天。德性豈弟何以祈吾君哉。俾充其德性之所固有。似先公主百神。常保純嘏。皆此一性充之也。五章言吾有所憑藉扶翼。實爲孝德之人是引是翼。不惟輔己而已。又將爲法于天下矣。六章言德性內充。耀光外發。顒顒卬卬。則望之儼然。如圭如璋。則卽之也溫。聞望崇高。且爲四方之綱紀矣。七章言人君得賢之盛。如鳳凰之至止。傳于天棲于梧桐也。羣賢畢集。惟上所用。上焉見親于天子。下焉見親于百姓也。末章申言君子之車繁多。其馬閑習。賢者至止。被君之德。雖矢詠之辭不多。不足以贊其君之萬一。維以遂歌。則形容君德無盡矣。

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于王用事之臣。章末二句。每致意焉。曰以定我王。曰以爲王休。曰以

近有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皆有所託于人也。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于女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板之詩亦託言于用事之臣。與此意同。

板召穆公戒其同列以答天譴也。首章言天方震怒。欲反而歸于正。使下民之病若此也。發言不合于理。則其爲謀也淺矣。德非聖哲。自執小見。外示誠信。中懷詐僞。所以不能遠猶。而我是用諫也。二章申言天意方怒。不當傲然弗顧。勿以出話然否不關理亂。蓋辭輯睦則民意和。辭悅懌則民志定。其所關大矣。三章申言是用大諫之意。職事雖異。憂國則同。我卽爾謀。言可服行。囂囂自辨。反以爲笑。昔人尙詢于芻蕘。同寮不猶愈于芻蕘乎。四章言天意可畏。吾言激切。奈何蹻蹻然自大。以憂爲戲。久將不可復救。及今猶可止也。五章言天方裁削無道。無爲夸大以附益其禍。今之世。有威儀者終止于迷亂。爲善人者安坐而不與事。當民方呻吟之初。猶有顧忌。莫我敢葵。葵之爲言裁削之謂也。今喪亂蔑資。民無可食。曾莫知所以惠之。則民將無所顧忌矣。六章言天之牖民。蓋天本與民相通也。壎篪相應。圭璋相合。取攜相授受。言如一也。民言可畏。天立君。以爲民也。攜無曰益。則君于民何有。天旣牖民。必將有所變易矣。民之多辟。至難合也。況自立辟乎。七章言可畏者非獨民也。价人、謂助我爲政者。太師謂保傅之官。大邦、諸侯也。大宗、巨室也。此四者爲藩垣屏翰。上懷德則寧。否亦能亂。不惟此也。又有宗子爲國之城。毋使此城壞可也。五者同心。足恃也。五者離心。則孤立于上。是可畏也。末章總言天威可畏。日監左右。一游一豫。臨之在上。可

不畏乎。可不畏乎。

蕩。召穆公述文王咨殷商之意以戒厲王。猶借秦爲喻也。首章穆公自述天命之可畏也。言上天廣大。爲下民之主。若未可畏也。及其疾威。則其命多辟。辟、罪也。夫天生烝民。命其君主之。非其人則去之。不可信也。當其初受天命。若可保也。鮮克有終。則其君實爲之。此世之所以多亂亡也。二章述文王咨商之言。咨嗟歎息。不敢言于君。而竊歎于室。此忠臣所爲痛心也。彊禦掊克之人。乃使居官以虐民。天降滔德。猶曰天奪其魄之意。女興是力。是違天也。三章言女當秉義類爲事。彼彊禦者。人多怨之。如之何其可任。流言以對。則善言不聞。寇攘式內。則在內爲亂。交相詛祝。無有止極。亂之甚也。四章言肆其彊梁。斂怨在己。無有賢者爲之助。五章言天不湎爾以酒。爾乃自沈湎若此。既愆爾止。則無明無晦。雖袒裼于顯而不顧。式號式呼。則無晝無夜。雖連日夜而不休。六章言商民不靜。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皆不靜之貌也。其近在王畿者。無小大皆喪矣。女之不悟。猶曰人尙由行。亦猶秦苻生所謂行者比肩。未足爲希也。中國既怒。夷狄亦憤矣。七章言殷將亡矣。匪帝命不時。殷不用老成人。故然也。借曰老成不存。獨無典刑乎。曾不能聽信以傾其命也。末章再言殷之畢亡也。人言顚沛之揭者。其枝葉雖未嘗害。而本根已傷。殷之謂也。紂有若林之衆。無救于牧野之敗。此枝葉未害而本先撥故也。昔者夏后嘗若是亡矣。殷鑒若此。可不畏哉。文王憂患之意。惟召穆公知之。卽文王憂殷之意。知穆公之憂周也。

抑、且勸且戒。其辭緩。末章之辭切矣。首章泛言人必有威儀。可以爲德之隅。然後人莫敢犯。抑抑、謙下也。不惟此也。明哲有保身之道。故每至于自悔。無有哲而不愚者。特爲愚者不可以不察爾。二章言強國莫先于用人。覺民莫先于德行。其功效至廣也。命令之出。當訏謨而後定。遠大之謀。當朝夕以來告。敬戒威儀。可爲民法。此二章皆泛言治道之當然也。三章自其在于今以下。至無淪胥以亡。指實以戒之也。自夙興夜寐以下。至用逷蠻方。指事以教之也。五章言質爾人民。謂致察于民。言謹爾侯度。謂爲法于諸侯也。謹爾出話。謂言不可妄發。敬爾威儀。謂身不可妄動。若此。則盡善矣。自白圭之玷而下。至言不可逝矣。申言出話之難也。自無言不讎而下。至萬民靡不承。言民之報上甚速也。七章言待羣臣之道。當和顏以待之。不使遠有愆尤。蓋人之相尤。多有後言。近則不知也。屋漏之中。神實鑒之。庶幾其無愧。無曰其不顯。蓋人之慢神明者。必先有厭射之心。以爲未必然。故侮慢而不知。夫神不可度也。況可得而斁乎。八章言爲君以德。盡善盡美。淑戒容止。使不愆于威儀。苟不僭不賊。未有不爲民則者。蓋報施之禮當然。猶投桃而報李也。自童而角。近方成長。特潰亂小子而已。爾其可聽乎。蓋指一時用事者言也。九章言柔木荏染。可以垂絲綸。猶溫溫恭人可以爲德之基阯。務德而不先溫恭。德不可爲也。蓋人之柔嘉者必溫恭。其剛厲者必彊禦。故有哲人者告之話言。皆德言也。宜順而行之。彼愚人者反教我以僭。況民各有心。固難盡信。惟哲人之聽可也。自於乎小子而下。至于末章。其辭皆迫。小子、指用事者言之。亦託言也。示事提耳。其誨

可謂諄諄矣。藐藐之聽。不以爲教。覆以爲虐。豈不悲夫。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則爲人父矣。亦聿既耄。聿、猶過也。謂雖未有知識。比之既耄亦勝矣。蓋耄則憒亂。少猶精明也。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言民有自滿之心。則少雖了了。大未必嘉。不然。未有不成者。今小子所以無知者。矜己而自滿故也。末章之辭尤切。告爾舊止。指殷商之際言也。天方疾威。行且喪亡。殷鑒不遠。天道無差。可不畏夫。己德回邪。則禍自己致。使民大棘。民何罪乎。

桑柔、芮伯託于用事之臣以戒其君也。前二章言國之始亂也。夫國之將亂。民必先去其鄉井。伐桑柘。鬻耕具。以流離于四方。次則聚爲盜賊。所在蠭起。故兵甲紛紜于天下。首章言劉彼柔桑。二章言四牡旟旐之意也。三章言不遑寧止。心有所疑。欲往而無所歸也。君子實維。言在昔君子。實維持國家。其秉心不與人競。今之禍害。誰實爲之。指用事者言也。四章憂國之日削。故念及土宇。東西游走。無有定處。何所遇之多疾也。孔棘我圉。言凡我疆圉。無非艱棘。環顧四方皆然也。五章指用事者言之。子之爲謀爲毖。自謂審重矣。既亂且削。是爲謀之不臧也。今告爾以憂恤。誨爾以序爵。知序爵。則不至于越次以用人也。世豈有執熱而不濯。與陷溺于深淵者乎。蚤自悔焉可也。六章七章言民不力于稼穡。爾實使之也。遡風、謂逆風也。遡風而行。亦不免僾唈。蓋事未有安坐而可成者。盡吾力焉可也。今也民有勤肅之心。上之人實惰之。使有所不逮。夫稼穡、國之寶也。民竭力以事稼穡。故百官有司祿足以代耕。豈不甚善。獨奈何惰農以自

厲乎。夫天所以立王業之基。緊稼穡是賴。今也天降喪亂。滅其所以立王之本。故稼穡有蟊賊之害。爲上者又不能恤其民。哀憫中國。使皆奔走流離。寄寓于人。無有一人盡其力以動穹蒼之念。使至于悔禍也。此詩指用事朋友言之。故猶不敢直致其辭。託言于在彼。使用事者知所警焉。八章言維此惠君。指其君言也。上有慈惠之君。民所瞻仰。其心將以宣達謀猶。故謹擇其相。彼不順者。又與人殊。獨利其身。使狂者不悛。若此。其可以不戒乎。九章言鹿在中林。猶有羣匹。今朋友見譖。不能以善道相與。則進退不可矣。十章言聖人明見百里。愚人以狂爲喜矣。豈不能言乎。何畏忌于愚人若此也。十一章言此有良人。不能求迪。彼忍心者。乃顧乃復。況民有貪亂之心。視此行事。寧爲荼毒而已矣。十二章言大風有隧。實惟大谷有以致之。此良人者。可以爲善法。彼不順者。其中垢穢殊甚。子有以來之。是大谷之受風也。十三章之意同十四章。申言朋友之義。重複詳盡。予嘗默以告女。女反見赫。故不得已而作歌以告也。末二章申言民情可畏。上之人又從而助之。使爲邦虐。亂可必也。民情罔中。職涼善背。上實主之。民情回邪。職競用力。上又主之。民之未安。使爲寇盜。上又主之。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薄言不可。已蒙背詈。作歌明言。不復隱諱。欲辭其罪。亦不可得矣。

雲漢、仍叔述宣王閔雨之心也。然觀其詩辭。大抵責報于神者多。比之桑林之辭異矣。君子雖知其將興。亦知其不能終也。天氣高淸。雲漢昭明。此無雨之候也。饑饉薦臻。則旱之日久矣。犧牲圭璧。無幽不求。是

必有獲罪天地祖宗者。故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與其耗斁下土。寧吾身當之。此言既發。宣王所以中興也。三章言旱已甚矣。不可推而去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望雨之切。常若雷霆之發也。周民已無遺矣。昊天寧不我遺乎。舉國之人。安得而不相畏。先祖之業將墜矣。四章五章。言旱甚若此。羣公先正。不我聞。不我助。吾無望焉。父母先祖寧忍棄我。上天寧使我遯乎。尊尊親親之辭也。六章言旱不知其故。天不我虞。神不我怒。何以若此。不敢有責于冥冥也。七章言旱甚若此。蕩然無復綱紀。朋友不足以爲國也。舉國羣臣。無不疚心而賑卹。靡有不能而止者。至此無所用其力。但仰天歎息而已。末章言有嘒其星。與雲漢昭回之意同。皆無雨候也。大夫君子。其假天者不遺餘力。幸無棄其成。庶其有所感召。凡我所以爲是者。非以爲己。正以安定衆正爾。此堅大夫君子之心。懼其或怠也。始焉有所求于天。終焉有所責于人。反己自修之意也。

崧高、尹吉甫贈言于申伯也。厲王板蕩。宣王能建國親諸侯。吉甫美焉。幽王亂亡。平王能錫命諸侯。夫子取焉。觀崧高之詩。知申伯先邑于謝。入仕于周。宣王因城謝而封之。加地進爵焉。首章言申甫兩國始封之本。二章言申伯繼其祖父之業。能爲南國之式。故王命召伯定其宅。升之以爲南邦。言其始爲諸侯也。三章言王因其舊邑之人以作申伯之功。既命召伯徹其土田。又命傅卸遷其私人。爲申伯計者詳矣。四章言召伯營寢廟之功。蹻蹻、申伯車馬之飾也。五章言王遣申伯之辭。且有所錫予也。六章言王餞申伯。

申伯還歸。仍使召伯具其道路之資也。七章言申伯既歸。周人咸喜。申伯能爲周之屏翰也。八章美申伯之德。吉甫述其作誦之由也。（案）崧高後當次烝民。今缺。

韓奕。韓侯入覲。天子錫命。其還也。因以親迎。吉甫美之。以作是詩。美韓侯。所以大宣王也。首章言韓有梁山。其道倬然。韓侯經從此道。以受命于周。自纘戎祖考而下。天子親命之辭也。二章言韓侯入覲之儀。天子錫命之禮也。三章言韓侯既覲而歸。天子使顯父餞之。其禮盛設。其意歡洽也。四章言韓侯便道親迎。其盛若此也。五章言蹶父之擇壻。不惟人物之良。其山澤百物之富可樂也。末章追言韓之先世。受先王之命。爲北國之伯。臣服百蠻。經理其地。墉壑畝籍。使同于中國。百蠻貢其貔豹之皮。以爲中國捍禦。猶無終子納虎豹之皮請和于晉之意。今韓侯能世守其業也。

江漢。詳觀詩意。出于召虎侈上賜而歸美以戒也。意者尹吉甫述虎之意而爲之。以見宣王之美也。前二章不言虎平淮夷。第三章特言虎式辟四方。疆理南海而已。蓋虎不敢以平淮夷爲功。歸功于師武臣力之意也。江漢浮浮。似言興江漢之師。順流而下。匪安匪遊。言不敢寧居之意。淮夷來求。兵欲加而淮夷已求服。來鋪。納款請降。陳列于軍前也。二章淮夷既平。因經略四方。大抵平定。蓋厲王之後。亂者多矣。三章言召虎時在江漢。王申命之。使式辟四方。治其土田。取法王國。疆理之功。至于南海。召旻曰。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恐爲虎言也。四章申言宣王册命虎辭也。五章言王賜虎圭瓚。幷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周之先祖與虎之先祖實寵命之。宣王謙不敢當也。自虎拜稽首至末章。虎歸美之辭也。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虎自言也。對揚天子之休命。作吾祖之告成。虎之自祈者如此。矢其文德。因以爲戒也。

常武、美宣王之功既成而不黷武也。是詩不及淮夷。獨言淮濆淮浦。遽以爲淮夷。非也。此蓋征徐。徐州有戎。或淮夷作助耳。首章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言盛哉天子之命將也。實爲太師皇父。其祖南仲。整六師以從戎。敬戒其事。以施恩惠。匪曰耀武示威也。二章言皇父爲大將。其列行陳而戒師旅者。程伯休父實副之。初言惠南國。次言省徐土。示不敢加兵也。不留不處。言非久于外者。以太師從戎。是所謂三公出將也。故曰三事就緒。三章言天威雖可畏。而王心舒暇。遲速得宜。當徐方之繹騷也。于是有以震驚之。天威所加。譬如雷霆。徐方自然震驚矣。四章申言天威之可畏也。當是時。必有近淮之虜助徐爲虐者。故厚淮濆之陳。執此醜虜。截沿淮之浦。以遏其來路也。謂之仍執。則主戰者固不在虜也。五章稱美王旅之盛。有法度紀律。神變而不可測也。末章言功成而亟歸。其不黷武如此也。惟其不回。故還歸而無復後患餘禍也。

瞻卬。亂極則辭迫。枚數其失。猶不能止。此其所以爲大壞之詩也。首章言瞻卬昊天而訴之。降此大厲。謂大惡之人。天實生之。不然。何以若此也。人之痛苦。必有息時。今蟊賊之人。相繼而不止。設爲罪罟。以網羅斯民。無有休息。如之何其可也。二章所言有人之士田。奪人之士民。收無罪而說有罪。皆指用事者言之。

大厲亦然。三章言婦人之亂政。指褒姒言也。四章言鞫人忮忒。謂鞫人之罪者。懷忮忒之心。譖之于始。竟背之于終。若是極矣。胡爲慝而未止乎。蓋亂之極者。必興大獄以誣陷善良。雖其親戚骨肉。不能免也。故曰竟背。不惟此也。國之亂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如賈三倍。豈曰君子所當識。婦人既不與外事。豈當休其蠶織。蓋士女皆失度矣。五章言天何以刺我乎。神何以不富我乎。曾不能自省。舍狄人之可畏。徒忌刻賢者而已。天之不祥。曾莫之閔。而逸游狎暱。其威儀不似人君。況善人之云亡乎。六章言天降罪罟。迷奪其魄。日多日危。故善人云亡。寧不憂而且悲乎。末章言泉水涌出。陷溺已深。亂亡極矣。吾憂其不免。夫昊天貌貌。無不克鞏。言天之不可恃也。苟有德者。天則鞏之。何常之有。不辱其先祖。不累其子孫。可也。〔案〕瞻卬後當次召旻。今缺。

讀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與維清之詩。皆文王樂章也。觀漢廟有名。則清廟爲文王廟。與閟宮類。可也。然而古人云清廟茅屋。與清廟之瑟。皆泛言王之德。至于維清言文王造周之功。或者祀文爾。或者清廟總名自文王始耶。清閟皆有靜謐之意。所以交于神明也。夫祭祀之時。樂章不一。清廟之詩。特言助祭之臣。維天之命。特美文王。歌此樂章。各有次第耶。於穆清廟。歎美是廟之祭也。肅雝顯相。稱贊助祭之臣也。駿奔濟濟。咸守文王舊德。以對于在天之靈。則文王之德在人可知矣。苟非文王之德昭明顯著。則奉承祭祀者何以

考此。故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永永無極也。盛德所以百世祀者。蓋謂人情無射。愈遠愈思也。

維天之命、歌文王之德以告也。極聖人之德。維天其配之。故稱聖人者多言天。天命生物。至和無極。聖人默默。與天同功。蓋純則無間。惟無間。故不已。相因之理也。夫德盛者垂裕。故曰假以溢我。餘波洋溢。故曰我其收之。文王之德。雖大如天。然至簡至易。惟曰愛民而已。故曰駿惠我文王。爲子孫者。益厚其德。是乃所以報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歌是詩也。伯夷典禮。舜命維清。蓋清者、祭祀之本也。維清二字。樂章發語辭也。緝熙文王之典。謂後人緝續增廣文王之舊典禮經。以肇有此禋祀。卒至于克成厥勳。此周家禎祥之本也。白魚烏火之祥。末矣。

烈文當與臣工類。諸侯率其羣臣來助祭。臨遣于廟。烈文以戒諸侯。臣工以戒羣臣也。烈文辟公。言諸侯皆有功烈而將以文采。今茲助祭。是錫我以祉福。爲惠于無疆。子孫與受賜焉。自無封靡于爾邦以下。相戒之辭也。無封靡。則退遜儉約。可以守國。故天子亦崇仰之、念功不忘。則子孫之繼序者必能大其功矣。強在得人。則四方以爲訓。顯在脩德。則百辟以爲法。美哉。前王之德。其可忘乎。

天作、祀太王而因言文王。序言祀先公。非也。周之王業。自遷岐始。其始之遷也甚艱。實維太王闢而大之。彼、指岐言也。彼既作邑矣。文王實靖之。彼事既往。至今岐有平夷之行。子孫世守其業。此非太王之功。何

以及此。故歌以告焉。

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然主意在文武受命。況郊祀以后稷配。舍后稷而言文武何也。意者推言文武受命。而後得以郊天祀地耶。二后雖不明言文武。然周之受命。舍文武其誰。二后成此王業。不敢康寧。基此天命。夙夜宥密。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無跡。昭假遲遲。於乎不顯之意也。繼續廣大。盡心無遺。故能定茲天命。今之郊祀天地者。職此之由。故告于天而無愧辭焉。（案）昊天有成命後當次我將。今缺。

時邁。說者謂武王巡守告祭之詩。成王亦嘗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矣。觀此詩殊非告祭之辭。與般之詩不同。王者省方。祭于所過名山大川。不必皆祀天也。意者時邁之時。因巡守而祀百神。作詩者歌頌其事爾。始言昊天以周爲子。故右序有周。時邁之舉。略示巡省。六服羣辟。無不震肅。固無所用其威。因祀百神及河嶽而已。信哉。吾王之可以爲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猶肆覲羣后之意。明昭有周之德。式序在位之臣。偃武修文。以示中國攷制度。修禮樂焉。信乎。吾王之保有天下也。

執競、祀武王樂歌也。執競猶持勝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強莫加焉。惟武王執競。故能有其競。不然。則其強易折也。然武王所以成王業。受天命者。惟不顯其光得之。非無競所能致也。斤斤、猶不顯之意也。自斤斤其明以上。皆敍武王之德。其下則敍祭而受福之辭也。威儀反反。則久而不厭。福祿來反。則疊至而無窮也。

思文、后稷配天之歌也。書以文思稱堯。詩以思文歌后稷。皆言其表裏也。記曰。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說者言其以農事開國。不知其有立極之功。惟其率育。故能陳常。惟其陳常。故能立極。蓋既富而教之也。

臣工、遣助祭之臣也。上四語總爲臣工言也。言諸侯之臣獻成于王。王治其成而已。咨則天子訪之。茹則臣工納之也。次乃爲保介言之。保介、治田之官也。時莫春矣。將何求哉。當問新畬之如何而已。昔者后稷實受上天來牟之賜。故子孫世寶之。曰大哉來牟乎。將受厥明。言受賜昭然也。上天昭明。至今豐年。天之賜也。命我衆人。備乃器具。奄忽之間。遂觀銍艾。上天之賜。蓋可必矣。（案）臣工後當次噫嘻。今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歌以遣之也。若有客之詩。專爲微子作。杞不與焉。以振鷺比有客之容。猶後世所謂鵷鷺行也。說者謂在彼無惡。知天命之無常而無所惡。是固然矣。然此語爲商設則可。夏既遠矣。何惡之有云。猶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意。不必深說也。

豐年。說者以爲秋冬報上帝也。攷之禮經。獨季秋大享明堂。非爲秋冬報也。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其說粗通。然詩辭獨言烝畀祖妣。則烝嘗之說亦近。祀百神而言祖妣。致謝其私之意也。

有瞽。序詩者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似爲祫祭言也。詩有先祖是聽之辭。總言先祖。故序詩者言之。大要此詩序作樂之盛。如書所謂虞賓在位。簫韶九成者也。

潛、鱣魚獻鮪、蓋在禴祠烝嘗之外也。是詩也、言其魚之所出與其魚之名以告于先祖云爾。

雝、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攷其詩辭、始言皇祖、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于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于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太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

載見與烈文不同。蓋載見言其至、烈文言其歸也。載見辟王、言諸侯見于天子、率見昭考、言天子率諸侯以見于廟也。曰求厥章、蓋遵舊章而來至也。永言保之、思皇多祜、述孝享致福之辭。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天子祈願于諸侯之辭也。

有客、商德未遠、周人惡紂而思商焉。二王之後、其來助祭也。歌振鷺以遣之、而有客之詩、特爲微子作。思商之意也。夫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微子所乘之馬、所從之人、皆可愛也。故欲縶其馬而綏其左右。既有淫威、言商之亡、既足以償紂之虐、降福孔夷、則宋之永必有以報商之德矣。

武、舞大武而歌是詩也。其辭意與桓類、大要頌武功而歸功于文德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大抵相類。閔予小子、訪落、皆言皇考。故詩序以廟言之。孔氏以爲此皆樂

歌也。夫歌詩以爲樂。非必頌然也。風與二雅皆然。閔予小子。成王免喪。朝于武王之廟而歌是詩也。首章新免喪。其辭哀。次言皇考之孝。念及文王陟降如在庭。此羹牆見堯之意也。皇考之孝若此。予小子安敢不敬思所以敬繼皇王而不忘者乎。

訪落。成王朝廟之後。卽廟中而訪羣臣。因以歌是詩也。衰落之餘。免喪未久。博訪羣臣。遵守先業。此事之至難也。道里悠遠。未有攸止。將欲就之謀。猶判渙懼難繼也。加之幼沖多難。未知若何而可。曩者皇考思念文王。陟降庭止。今者皇考將繼文王而庭止。自上而下。陟降于我家。美哉皇考。以保明其身。言冥冥之中。實有以扶持開導之者。夫先王之神靈。雖陟在天。孝子念觀。如將見之。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不誣也。（案）黃震日抄云。古以庭訓直。晦菴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敬之。序詩者以爲羣臣進戒。詳觀詩辭。似非也。自敬之而下。序羣臣之進戒。自維予小子而下。序成王之求助。如虞廷之賡歌。君臣警戒。是也。然既爲樂歌。辭出一人。疑成王求助于羣臣而歌是詩也。敬之敬之。言天命之可畏而極其敬也。陟降厥士。言用舍人材。天實臨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不聰、言其質。敬止、言其心也。日就月將。使積學之功緝熙於光明。則接續增廣。無有間斷虧遺也。仔肩、言其負荷之重也。何以輔之。惟示我顯然德行。使有所法而已矣。

小毖詩辭之哀。大類鴟鴞。東山之役未歸。故鴟鴞作。金縢之書既啓。故小毖興。意者成王悔過。求助于羣

臣。而歌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愼後患。此成王之心也。彼掣曳其蜂。自求辛螫。無使予再至此也。予而後始信小之能大。如桃蟲之能爲鳥也。自幼沖而實多艱。已未能堪。況集于蓼。其辛苦特未艾也。

載芟與良耜詩辭相類。一祈一報。何以別之。觀其末章。載芟之辭詳而婉。良耜之辭簡而直。知其不同。首言耕耘之勤。中言收成之富。末言祭祀之盛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茲禮也。非苟且而有此且也。非今日而爲此今也。從古而然。所謂自古有年者。周人蓋卜之審矣。至于良耜末章。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直言繼是以往。長如古人而已。（案）良耜後當次絲衣。今缺。

酌、告成大武。意若舞大武。于其終也。遂歌是詩耶。大抵武成之後。戢干戈。櫜弓矢。此武王之心也。故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取藏而不用也。雖曰不用。而道德之威。克成安強。故時之純熙。實爲大助。今也我受此龍光。先王之造蹻蹻然。其強如在也。何以嗣之。實維大公。能信天下。則能用此師矣。

桓、類禡之歌也。兵所以毒天下。而曰綏萬邦。用兵必有凶年。而曰屢豐年。蓋周之用武。合于天心。天命眷之。至今而不解故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所謂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者。是也。昔者武王有此武功。昭明于天。以間商而代之。今也歸功于武王。以爲類禡之歌。使戎士與有聞焉。此之謂武。

賚、大封于廟而歌是詩也。文武勤勞。以成王業。我應受多福。不敢輕也。凡所施設。必紬繹而行之。繼是以往。惟以求定天下而已。大封之意。固時以求定也。于是焉而有命以封建諸侯。爲諸侯者。亦安得而不紬

繹之乎。

般、祀四嶽河海之歌。非必天子巡守親祀也。言大哉有周之有天下也。陟高山而致祭。墮山喬嶽。莫不咸在。合河而祭之。百川皆與也。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爲主。苟在天地之內者。皆裒聚以配祀。此周之命祀也。曰翕曰裒。各以類祀。山川鬼神。無或不寧。此所謂於皇時周也。

讀魯頌

駉頌僖公國勢之盛用。心之無頗也。言國之富。類以多馬言之。蓋馬所恃以爲國也。今僖公牧馬于坰之野。無所擾于民。馬之盛若此。果何修而得此哉。由其心思之用。廣大無邪。故寓于馬良。隨所寓而有功。特以見其富爾。

有駜、此君臣相說之詩也。駜彼乘黃。言羣臣乘馬而　公也。在公明明。則羣臣能舉其職矣。自公之餘。君與其臣。燕飲相樂。振振鷺、言其威儀之盛也。醉言舞。言其歡意之洽也。至于醉言歸。則能以禮自將矣。夙夜在公。則國無廢事。醉言歸。則臣無廢禮。至于末章。不獨君臣相樂而已。念及庶民。則願豐年之相繼。不獨一時爲樂而已。念及子孫。則願有穀之無窮。此所謂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述僖公來游泮宮。教其諸臣與其老成之人飲酒燕樂。而因及其作泮宮之功。且有祈頌之辭焉。是詩也。言魯侯而不言公。昔者請命于天子而作頌。則是頌也。將聞于天子。或誇示鄰國耶。時人思樂泮水。

采其芹藻。適見魯侯之至止。其車馬之盛而從者之多也。其既至也。笑語教誨飲酒于是。謂永錫難老。必其相與飲酒者。老成之人也。長道、猶言長策也。順彼長道。言取謀于老成之人而服其所難服。羣醜、即淮夷是也。四章始述魯侯之德。孝格于祖。自求多福。非所謂徼福于周公魯公也。五章始言作此泮宮。有服淮夷之功。說者謂淮夷未服。詩人夸辭。蓋淮夷雖未殄滅。戰勝克敵。來獻俘馘者。則有之矣。故終以淮夷卒獲言之。在泮獻囚。非謂民之麗于罪者。謂俘囚淮夷之人也。治獄之吏。淑問而不忒。則脅從者罔治矣。六章言伐淮夷之士。能廣僖公德心。故不吳不揚。不告于訩。而能在泮獻功。七章始言器械之精。徒卸之勤。既克淮夷。卒乘競勸。所謂孔淑不逆也。能固此謀。猶。則淮夷終無不得矣。是淮夷猶未服也。末章蓋祈願之辭云。鴞、惡鳥也。猶集于泮林。懷我好音。況淮夷乎。幸淮夷之覺悟也。來貢其方物。是又不欲以兵威強服之。而使之自悟也。

閟宮、頌僖公而祈焉。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宇也。列國大夫稱頌其君。非所當爲。辭多溢美。鋪敍排次。比于他頌。其體失矣。閟宮、指姜嫄之廟言之。謂爲羣公之廟。非也。蓋是詩首章特言姜嫄生后稷。末嘗言羣公也。敍后稷文武而不及周公。言大王始翦商。文武致于牧野。辭不密察。皆下國大夫之故也。春秋書郊。始于僖公。前此羣公豈無失禮者。獨始于僖公何耶。意者僖公始僭郊禮。與作頌之意類耶。自此而下。多祈頌之辭。雜以溢美。末章言寢廟之盛。以漢顧成言之。則新廟者。僖公之廟也。魯頌非聖人意也。刪詩何取

焉。存舊章以示訓戒。未必皆記其德也。

讀商頌

商頌。商人之詩多矣。世祀既遠。散失不存。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魯人傳之。至夫子時。周太師失其官守。無復有者。僅得之魯人而已矣。

那似分爲三章。其末皆言湯孫。說詩者以湯孫爲主祭之人。然言於赫湯孫。則非子孫之辭也。殷武言湯孫之緒。似爲高宗言也。大抵自太甲而下。皆可言湯孫。那祀成湯。併及先王。故以烈祖稱成湯。湯孫稱先王也。（案）黃震日抄云。峴隱謂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侈言其樂之美。非自誇也。猗與那與。言美哉置此鞉鼓也。鼓聲簡簡。樂我烈祖。以及湯孫。是以能奏假而綏思成。奏假。言樂奏而昭假也。祭有告成。謂禮成而告也。綏我思成。則先王之神靈安我而使思是禮之成也。管磬之聲竝作。見先王之神靈昭然如在。所謂於赫湯孫也。穆穆厥聲。猶赫赫厥聲之意也。庸鼓有斁。鐘鼓將終而萬舞奕然。祀事畢矣。嘉客、謂虞夏之後也。賓客助祭者敬戒恐懼。不敢夷懌。夷懌、安適之意也。祀事告成。爲客亦不敢夷懌。則駿奔走。相祀事。可知矣。因申言古昔先民。其平居也溫恭朝夕。故執事也恪謹不忘。則今日相祀而敬戒恐懼者。有所法于先民也。顧予烝嘗。顧、猶眷顧也。眷顧此烝嘗之禮。此湯孫之大我後人也。以烈祖爲首。而以湯孫繼之。蓋祀湯孫非止一君也。（案）那後當次烈祖。今缺。

玄鳥。序詩者以爲祀高宗。蓋以武丁知之矣。殷武亦祀高宗。以伐荆楚知之矣。然玄鳥言武丁孫子。與殷武同爲祀高宗之詩。亦有可疑者。此詩首章二句言契之得封于殷。下五句言湯能正彼四方。故奄有九有也。商之先后。言成湯以下殷先哲王。至于武丁孫子。此詩似爲武丁孫子作也。殷衰而諸侯貳。高宗奮其威武。故諸侯復朝。子孫憑藉其餘威。諸侯來助祭。此武王靡不勝之功也。大意此詩言正四方。有九有。服諸侯。尊王畿。坐假四海。惟其子孫多賢。故受命咸宜。以荷此百祿也。景員維河。此句頗難曉。殷都于河南。言四海各以其職祈祈然而來。景、大也。員、衆也。其大衆皆自河而至。如朝周之言豐水也。

長發、大禘也。當祭帝嚳。是詩特言契與相土。次及成湯。言湯尤詳。而末章乃言阿衡。得非祭成湯因及與享之臣耶。始言商家之德源深流長。自禹平水土之時。帝已立子生商矣。契始封于商。有桓桓撥亂之功。達、如以厥臣達王之意。受小國大國以達于王。則契上爲天子所信。下爲諸侯所服矣。契不敢以驕大處之也。率履不越。則守規蹈矩。行無越思。遂以此爲諸侯所視傚。亦既發越光大矣。至于相土。於赫有光。海外有截。則不惟受大國小國而已。次乃言成湯。至于湯齊。言天與湯爲一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也甚亟。昭假遲遲。言湯之應天也甚緩。獨知躋聖敬之德以敬于上天而已。故帝命之。使爲法于天下。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如王氏之說。贄瑞共貢是也。綴旒駿厖。言下國依之甚大且厚也。然成湯之政。不失和平。成湯之勇。不動聲色。故能受天之祿。及其不得已而用兵也。則天下無敵。苞有三蘖。韋、顧、昆吾。其說是也。

殷武、祀高宗也。意者高宗寢廟新成。歌是詩以祀乎。首章言伐荆楚之功。湯孫、指高宗言也。二章責荆楚之意。是也。氐羌之遠。莫不來王。況荆楚在國之南乎。三章言在成湯時。立后王君公于禹之績。各以歲時來王。治其田疇。以求免譴。何其整齊不亂也。四章言昔封建之意。天降監于下民者甚嚴。惟是賞刑之意。不僭不濫。不敢自暇自逸。故竝建諸侯。以求多福。大要殷道既衰。諸侯背叛。高宗中興。諸侯復朝。故作詩類言封建之功也。五章中言高宗宅中圖大。以臨制四方。以翼翼之敬爲四方取中之法。故生而赫赫其聲。沒而濯濯其靈。以壽考安寧保佑我後人也。末章言取材于景山以建寢廟。寢成甚安。則有以妥神靈而福後人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戴溪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七〇〇八上